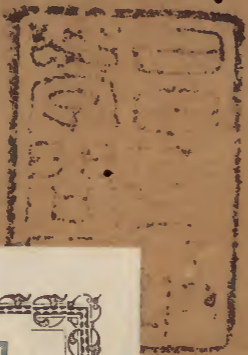


呂氏春秋

廿一之六止

五



東 京 園 書 館				
類	屬	函	架	号

漢 書 門				
類	號	函	架	册

内 閣 文 庫		
漢	番 號	307
	册 數	5 (5)
	函 號	25

内 閣 文 庫		
漢	番 號	6041
	册 數	5 (5)
	函 號	307 2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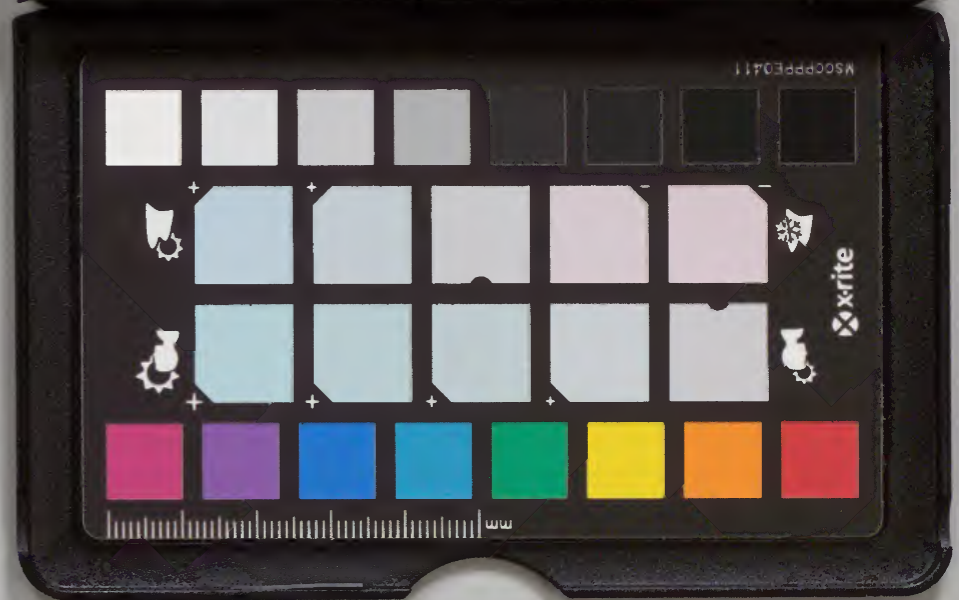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 Kodak, 2007 TM: Kodak



綴じ部(喉部分)の文字など開きが不鮮明な箇所あり

呂氏春秋卷之二十一

開春論

開春

淺草文庫

毛蔡曰氣
曰高華

一日開春始雷。則蟄蟲動矣。時雨降。則草木育矣。飲食居處適。則九竅百節千脉皆通利矣。王者厚其德。積衆善。而鳳凰聖人皆來至矣。

雄曰鳳。雌曰凰。

曰鳳。三代來。至門庭。周室至於山澤。詩云。鳳凰鳴矣。于彼高岡。此之謂也。聖人皆來至。謂堯得契。龍稷。契舜得益。湯得伊尹。武丁得傳說之屬。共伯和修其行。好賢仁。

而海內皆以來為稽矣。共國伯爵。夏時諸侯也。以好賢仁。而人歸之。皆

呂氏春秋

卷之二十一

臣之諫
不若惠施
之得其方
諫固不可
無也

丘濬曰稱
述文王便
誘主有機

以來附為周厲之難天子曠絕難厲王流于彘也周無天子十

一年故曰而天下皆來謂矣請大子也以此言物之

相應也故曰行也成也善說者亦然言盡理而

得失利害定矣豈為一人言哉善說者大言天

理愛之不助憎之不耗魏惠王死葬有日矣

故曰豈為一人言哉所見梁惠王也秦伐魏魏徙都大天大雨雪至

於牛目羣臣多諫於太子者曰雪甚如此而行

葬民必甚疾之官費又恐不給請弛期更日太

子曰為人子者以民勞與官費用之故而不行

先王之葬不義也子勿復言羣臣皆莫敢諫

以告犀首犀首魏人公孫衍也佩五國犀首曰

吾未有以言之是其唯惠公乎請告惠公言唯

能諫之也惠公惠公曰譖駕而見太子曰葬有

日矣太子曰然惠公曰昔王季歷葬於澗山之

尾樂水蓄其墓見棺之前和棺頭文王曰譖先

君必欲一見羣臣百姓也天故使樂水見之見

出於是出而為之張朝百姓皆見之三日而後

更葬此文王之義也今葬有日矣而雪甚及牛

陳深曰
施居魏有
此一事可
取亦從善
辨得來

目難以行太子為及日之故得無嫌於欲亟葬
乎願太子易日先王必欲少留而撫社稷安黔
首也故使雨雪甚因弛期而更為日此文王之
義良若此而不為意者羞法文王也太子曰甚
善敬弛期更擇葬日惠子不徒行說也又令魏
太子未葬其先君而因有說文王之義說文王
之義以示天下豈小功也哉韓氏城新城期十
五日而成韓氏本都弘農宜陽其後都潁川陽
翟新城今河南新城是也故成蠻子
之國段喬為司空有一縣後二日段喬執其吏

而囚之囚者之子走告封人子高曰唯先生能

活臣父之死子高賢者也封人出大夫職在封
疆故謂之封人周禮亦有封人之

官願委之先生封人子高曰諾乃見段喬自扶

而上城封人子高左右望曰美哉城乎一大功

矣子必有厚賞矣自古及今功若此其大也而

能無有罪戮者未嘗有也封人子高出段喬使

人夜解其吏之束縛也而出之故曰封人子高

為之言也而匿已之為而為也段喬聽而行之

也匿已之行而行也說之行若此其精也封人

劉辰翁曰
有心人徧
下冷語自
令聽者默

子高可謂善說也

以嚮之弟羊舌虎善樂盈

樂盈

晉大夫樂書之子

盈有罪于晉晉誅羊舌虎

叔嚮為之奴而

坐父兄沒入為奴周禮曰奴男子人于罪隸腹繫也

所美曰吾聞小人得位不爭不祥

當諫君退之故不爭不祥

也君子在憂不救不祥

憂危也當諫君免

乃往

見范宣子而說也

所美高梁伯之子祈黃羊也為范宣子說叔嚮也范宣子

范文子之子

曰聞善為國者賞不過而刑不慢賞

過則懼及淫人刑慢則懼及君子與其不幸而

過寧過而賞淫人母過而刑君子故堯之刑也

舜鮌於虞而用禹

舜誅也於舜用禹禹鮌之子也周之刑也

管蔡而相周公

管叔周公弟蔡叔其兄也

不慢刑也宣子乃

命吏出叔嚮救人之患者行危苦不避煩辱猶

不能免今所美論先王之德而叔嚮得免焉學

豈可以已哉類多若此

察賢

二曰今有良醫於此治十人而起九人所以求

之萬也

以術之良故人多求之

故賢者之致功名也必乎

良醫而君人者不知疾求豈不過哉今夫寒者

管蔡曰

管蔡曰

穆文獻曰
二齊若起

文坤曰任
力之弊其
弊至不任
氣任人而
不任力必
于非獨喜
逸而惡勞
也

陳深曰蘭
喻深至

勇力時日卜筮禱祠無事焉。善者必勝立功名
亦然要在得賢。魏文侯師卜子夏友田子方禮
段干木。禮式其國治身逸天下之賢主豈必苦
形愁慮哉。執其要而已矣。要謂師賢友敬有德雪霜雨露
時則萬物育矣。人民修矣。疾病妖厲去矣。故曰
堯之容若委衣裳以言少事也。宓子賤治單父
子賤宓彈鳴琴身不下堂而單父治。巫馬期以
不齊也星出以星入日夜不居以身親之而單父亦治。
巫馬期問其故於宓子。宓子曰。我之謂任人。子

之謂任力。任力者故勞。任人者故逸。宓子則君
子矣。逸四肢全耳目平心氣而百官以治。義矣。
任其數而已矣。數術也巫馬期則不然。弊生事精
勞手足煩教詔。雖治猶未至也。

期賢

三曰。今夫爚蟬者。務在乎明其火。振其樹而已。
火不明。雖振其樹何益。振樹蟬飛不能明火不
獨在乎火。在於闇。闇冥無所見。火乃當今之時
世闇甚矣。人主有能明其德者。天下之士其歸

之也。若蟬之走明火也。凡國不徒安名不徒顯。必得賢士。趙簡子晝居喟然太息曰。異哉。吾欲伐衛十年矣。而衛不伐。侍者曰。以趙之大而伐衛之細。君若不欲則可也。君若欲之。請令伐之。簡子曰。不如而言也。而衛有士十人於吾所。於也。吾乃且伐之。十人者。其言不義也。而我伐之。是我為不義也。故簡子之時。衛以十人者。按之兵。按止。殺簡子之身。衛可謂知用人矣。選十士而國家得安。簡子可謂好從諫矣。聽十七而

無侵小奪弱之名。魏文侯過段干木之閭而載之。其僕曰。君胡為載。曰。此非段干木之閭歟。段干木蓋賢者也。吾安敢不載。且吾聞段干木未嘗有以已易寡人也。謂以已之德易寡人之處。不肯也。吾安敢驕之。段干木光乎德。寡人光乎地。段干木富乎義。寡人富乎財。其僕曰。然則君何不相之。於是君請相之。段干木不肯受。則君乃致祿百萬。而時往館之。於是國人皆喜。相與誦之曰。吾君好正。段干木之敬。吾君好忠。段干木之隆。居無幾。

唐順之曰
壽

身幸備曰
禮賢而兵
自却國家
享和平之
福功果無
形而難見

何秦與兵欲攻魏司馬唐諫秦君曰段干木賢者也而魏禮之天下莫不聞無乃不可加兵乎秦君以為然乃按兵輟不敢攻之魏文侯可謂善用兵矣嘗聞君子之用兵莫見其形其功已成其此之謂也野人之用兵也鼓聲則似雷號呼則動地塵氣克天流矢如雨扶傷輿死履腸涉血無罪之民其死者量量猶滿也於澤矣而國之存亡主之死生猶不可知也其離仁義亦遠矣

審為

孟子曰
天子之仁

四曰身者所為也天下者所以為也審所以為而輕重得矣身所重天下所輕也今有人於此斷首以易冠殺身以易衣世必惑之是何也冠所以飾首也衣所以飾身也殺所飾要所以飾則不知所為矣為謂相為之為世之走利有似於此危身傷生刈頸斷頭以徇利則亦不知所為也大王亶父居邠狄人攻之大王亶父公祖之子王季之父號曰古公亶父事以皮帛而不受事以珠玉而不肯狄人之所求者地也大王亶父曰與人之兄居而殺其弟與人之父

呂氏春秋

卷之二十一

七

道於臨夫
數語見倦
倦愛民至
意

處而殺其子。吾不忍為也。言與狄人戰鬪皆斃

處矣。為吾臣與狄人臣。奚以異。殺人之子弟也。教刑人務安居

異。奚以且吾聞之。不以所以養害所養。杖策而去。故曰

民相連而從之。遂成國於岐山之下。岐山在右

扶風美陽之。大主竄父。可謂能尊生矣。能尊生。雖貴富不

以養害身。雖貧賤。不以利累形。今受其先人之

爵祿。則必重失之。生之所自來者久矣。而輕失

之。豈不惑哉。言今人重失其先人之爵祿。爭土

地而失其生命。故曰豈不惑哉。韓魏相與爭侵地。子華子見昭釐侯。昭釐侯有

憂色。昭釐復謚也。韓武子五子華子曰。今使天

下書銘於君之前。書之曰。左手攫之。則右手廢。

右手攫之。則左手廢。然而攫之。必有天下。君將

攫之乎。亡其不與。昭釐侯曰。寡人不攫也。子華

子曰。甚善。自是觀之。兩臂重於天下也。身又重

於兩臂。韓之輕於天下。遠今之所爭者。其輕於

韓。又遠。遠猶多也。君固愁身傷生。以憂之。臧不得也。

臧近也。昭釐侯曰。善。教寡人者衆矣。未嘗得聞此

言也。子華子可謂知輕重矣。知輕重。故論不過。

羅景淳曰
初議曰奇

余有丁曰
達人醒言

過失也。中山公子牟謂詹子曰：身在江海之上，心

居乎魏闕之下，奈何？子牟魏公子也。作書四篇。魏得中山以封子牟。因曰

中山公子牟也。詹子古得道者也。身在江海之上，言志放也。魏闕，心下巨闕也。心下巨闕，言神

內守也。一說魏闕象魏也。懸教象之。注淡曰：而

救之。魏魏高大故曰魏闕。言身雖在江海之上，心存王室，故在天

子門闕之下也。詹子曰：重生，重生則輕利，不以

利傷。中山公子牟曰：雖知之，猶不能自勝也。

人言不能知重生當輕利，猶不能自勝則縱之。

不能自勝，其情欲也。詹子曰：不能自勝，則縱之。

神無惡乎？言人不能自勝，其情欲則放之，故之

不能自勝而疆不縱者，此之謂重傷重傷之人。

無壽類矣。言人不當自勝，其情欲則放之，故之

類也。無壽類矣。言人不當自勝，其情欲則放之，故之

愛類。五曰：仁於他物，不仁於人，不得為仁。不仁於他

物，獨仁於人，猶若為仁。仁也者，仁乎其類者也。

故仁人之於民也，可以便之，無不行也。

農之教曰：士有當年而不耕者，則天下或受其

饑矣。當其丁壯之年，故不耕。植則穀不豐，受其饑也。女有當年而不績

者，則天下或受其寒矣。故身親耕，妻親績，所以

仁字極親
物有法

復逐曰元

見致民利也。賢人之不遠海內之路而時往來乎王公之朝，非以要利也。以民為務故也。以利民為務

人主有能以民為務者，則天下歸之矣。王也

者非必堅甲利兵，選卒練士也。非必墾人之城

郭，殺人之士民也。上世之王者，衆矣。而事皆不

同。其當世之急憂民之利，除民之害，同公輸般

為高雲梯，欲以攻宋。公輸般之號也。在楚為楚王設攻宋之具也。墨

子聞之，自魯往，裂裳裹足，日夜不休，十日十夜

而至於郢。郢楚都也。見荆王曰：臣北方之鄙人也，聞

大王將攻宋，信有之乎？王曰：然。墨子曰：必得由

乃攻之乎？亡其不得宋且不可得。王曰：公輸般設攻宋之械，墨

子必一作既不得宋，且有不可得。王曰：公輸般，天下之巧

甚善，臣以宋必不可得。王曰：公輸般，天下之巧

王也。已為攻宋之械矣。墨子曰：請令公輸般試

攻之。臣請試守之。於是公輸般設攻宋之械，墨

子設守宋之備，九攻之，墨子九却之，不能入。故

荆轲不攻宋，墨子能以術禦荆，免宋之難者，此

之謂也。聖王通士，不出於利民者，無有。言皆欲利民也。

歸有光曰：墨子不獨免宋於難，亦大有利於楚。

可見可想 見墨教

焦竑曰：楚將攻宋，墨子裂裳裹足，日夜不休，而至於郢。

昔上古龍門未開。呂梁未發。龍門河之阨在左為羽夏陽之北

梁在彭城呂縣大石在宋中禹決而通之號曰呂梁發也河出孟門大溢

逆流。昔龍門呂梁未通水積積其深乃出於孟門山之上大溢逆流無有涯畔也無

有丘陵沃衍平原膏腴皆滅之。滅沒名曰鴻

水。鴻大禹於是疏河決江為彭蠡之障在豫章

提防乾東土所活者千八百國。乾燥也禹致羣臣於會稽執王

泉者萬國此曰千八百者但被水災之國也此禹之功也。勤勞為民

無苦乎禹者矣。其治水鑿龍門辟伊闕匡章謂

惠子曰公之學法尊今又王齊王何其到也

集勢位也今王事齊王居其尊位謂惠子言行何其相違背也惠子曰今有

於此欲必擊其愛子之頭石可以代之。愛子所

也舍愛子頭而擊石故曰石可以代之匡章曰公取之代乎其不

與。言公取石以代子頭乎其不與邪施取代之子頭所重也石

所輕也。擊其所輕以免其所重豈不可哉。匡章

曰齊王之所以用兵而不休攻擊人而不止者

其故何也。惠子曰大者可以王其次可以霸也

今可以王齊王而壽豈言之令免民之死是以

石代愛子頭也何為不為民寒則欲火暑則欲

世身曰神禹之德真萬世所不願

初曰惠如許善始

水燥則欲濕濕則欲燥寒暑燥濕相反其於利
民一也利民豈一道哉當其時而已矣冬寒欲
溫夏暑
欲涼故曰當
其時而已矣

貴卒

六日力貴突智貴卒得之同則邀為上勝之同

則溼為下溼猶遲
久之也所為貴驥者為其一日千里

也旬日取之與駑駘同十日為旬駑駘十日亦
至千里故曰與駑駘同

也所為貴鏃矢者為其應聲而至鏃矢輕利也
小曰鏃大曰矢

矢曰篇終日而至則與無至一作同
射三不步終
矢一日乃至

為與無所至同也吳起謂荆王曰荆所有餘者地也

不足者民也今君王以所不足益所有餘臣不

得而為也於是令貴人往實廣虛之地皆甚苦

之貴人貴臣也皆不欲往
實廣虛之地苦病之也荆王死貴人皆來尸

在堂上貴人相與射吳起吳起號呼曰吾示子

吾用兵也拔矢而走伏尸插矢而疾言曰羣臣

亂王吳起死矣吳起拔人所射之矢以插王尸
因言曰羣臣謂王為亂而射王

且荆國之法麗兵於王尸者盡

加重罪逮三族吳起之智可謂捷矣齊襄公

茅坤曰夫

歸有光曰
唐概而談
切中戰國
膏

黃倫曰起
智雖捷然
不免殺身
之禍許力
顯可尚否

王卷口叙
置商古

及標目飽
楊冷俚用
召命捷
以得國

周武君
面全馮靈

位憎公孫無知收其祿

齊襄公莊公購之孫無知

孫無知僖公之弟夷仲年之子故曰孫於襄公為從弟

無知不說殺襄公

公子糾走魯公子小白奔莒既而國殺無知未

有君

無知自立故國人殺之未有其君也

公子糾與公子小白皆

歸俱至爭先入公家管仲扞弓射公子小白中

鉤鮑叔御公子小白僵

御猶使也

管子以為小

白死告公子糾曰安之公子小白已死矣鮑叔

因疾驅先入故公子小白得以為君鮑叔之智

應射而令公子小白僵也其智若鏃矢也

鏃矢

捷疾

周武君使人刺伶悝於東周伶悝僵

周曰

周之君伶悝東周之臣也僵斃也

令其子速哭曰以誰刺我父

也刺者聞以為死也

刺者聞伶悝已死因報西

周以為不信因厚罪之

報所使刺伶悝者也

趙氏攻中山

中山之人多力者曰吾丘鳩衣鐵甲操鐵杖以

戰而所擊無不碎所衝無不陷以車投車以人

投人也幾至將所而後死

將趙氏之將也近至其將所然後死言吾

丘鳩力有餘也

呂氏春秋卷之二十一 終

呂氏春秋

卷之二十一

十三

辛卯三月二日朱了

士德甫

中山之人多火者曰吾土獄天難甲難蠶妹以
周以爲不計國氣與之分地也振刃與中山
也陳洛間以爲取也周先氏曰今野曰孤矣
文引也野也今其于也哭曰以請非父
周之武分也東周今其于也哭曰以請非父
周之武分也東周今其于也哭曰以請非父

呂氏春秋卷之二十二

慎行論

慎行

一曰行不可不孰不孰如赴深谿雖悔無及

王整曰輕
輕挑起

思也。有水曰澗。無水曰谿。不可不思而行。如入深谿。不可使滿而平也。雖悔行不純。孰陷入刑辟。無所復及也。君子計行慮義慮度也。度義而後行之也。小人計行

其利乃不利傳曰。蘊利生孽。故曰。乃不利也。有知不利之利者則可與言理矣。荆平王有臣曰費無極。害太子建。欲去之。平王楚恭王之于棄疾也。王爲建取妻於秦而美。

丘濟曰小
人孰問人

呂氏春秋

卷之二十二

主父子至
於聚塵十
當公憤

長榜曰無
王諸太子
劉王以妻
事怨故其
說必行

穆文無曰
歷觀無極
可謂讒惡
之魁然亦
其言者皆
不察而墮
其計何也

貞德秀曰
無極之陷
邾宛也豈
不冤哉鑿

無極勸王奪王已奪之而疏太子無極說王曰
晉之霸也近於諸夏而荆僻也故不能與爭不
若大城城父而置太子焉以求北方城父楚北境之邑今屬沛國北方王收南方是得天下也南方謂吳越也王
說使太子居于城父居一年乃惡之曰建與連
尹將以方城外反連尹在楚子香之父也方城楚之阨塞也及叛也王
曰已為我子矣又尚奚求子太對曰以妻事怨
且自以為猶宋也齊晉又輔之將以害荆其事
已集矣王信之使執連尹執囚太子建出犇出

也左尹邾宛國人說之無極又欲殺之謂令尹
子常曰邾宛欲飲令尹酒子常名囊老令尹子
子也宛又謂邾宛曰令尹欲飲酒於子之家邾
宛曰我賤人也不足以辱令尹令尹必來辱辱
也我且何以給待之無極曰令尹好甲兵子出
而寘之門令尹至必觀之已因以為酌酌執也詩云獻
錯及饗日惟門左右而寘甲兵焉無極因謂
令尹曰吾幾禍令尹邾宛將殺令尹甲在門矣
令尹使人視之信遂攻邾宛殺之國人大怨動

空造端緒
怨悖禍三
族無罪而
誅焉呼酷
矣

作者莫不非令尹。沈尹戌謂令尹曰：夫無極，荆

之讒人也。沈尹戌，莊王之孫。沈諸梁，華公子高之父也。亡夫太子建

殺連尹奢，屏王之耳目。今令尹又用之，殺衆不

辜，以興大謗，患幾及令尹。令尹子常曰：是吾罪

也，敢不良圖，乃殺費無極，盡滅其族，以說其國。

勤而不論其義，知害人而不知人害已也。以滅

其族，費無極之謂乎。以讒邪害人，人以公崔杼正害之，故族滅也。崔杼

與慶封謀殺齊莊公，莊公死，更立景公。崔杼相

之。莊公名光，靈公之子也。景公名杵臼，莊公之弟也。慶封又欲殺崔杼。

而代之相，於是採崔杼之子，令之爭後。崔杼之

子相與私闕。闕，闕也。闕，讀近。馮緩氣言之。崔杼往見慶封而

告之。慶封謂崔杼曰：且留吾將，與甲以殺之。因

令盧滿葵與甲以誅之。盡殺崔杼之妻子及枝

屬，燒其室屋。報崔杼曰：吾已誅之矣。崔杼歸，無

歸，因而自絞也。絞，經也。慶封相景公，景公苦之。慶

封出獵，景公與陳無宇、公孫竈、公孫蠆誅封。無宇

陳須無之子，桓子也。公孫竈，惠公之孫。公孫樂

堅之子，子射也。蠆，惠公之孫。公于高，祈之子。子

尾也。與其慶封以其屬闖，不勝走如魯。齊人以

茲曰慶
封殺崔杼
妻于枝屬
亦古今快
事

歸有光曰
殺慶封以
徇小人尚
有不知察
者

為讓。責讓魯為其受慶封又去魯而如吳。王子之朱方。朱方

吳邑以封慶封。荆靈王聞之，幸諸侯以攻吳，圍朱方，拔

之。靈王恭王庶子圍也，覆取之曰拔。得慶封，負之斧質，以徇於

諸侯。軍因令其呼之曰：毋或如齊慶封，弑其君

而弱其孤，以亡其大夫，乃殺之。亡其大夫謂黃

帝之貴而死。黃帝得道仙而可貴，然終歸於死。堯舜之賢而死

孟賁之勇而死，人固皆死。若慶封者，可謂重死

矣。身為僇，支屬不可以見，行伎之故也。伎，惡也。

亂人之動也。其始相助，後必相惡。為義者則

然，始而相與，久而相信，卒而相親，後世以為

程

無義

二曰：先王之於論也，極之矣。極，盡也。故義者百事

之始也，萬利之本也。傳曰：義利之和也。故曰：利之本也。中智之

所不及也。不能及也。不及則不知，不知趨利，趨利

固不可必也。公孫鞅、鄭平、續經、公孫竭是已。公孫

鞅，商鞅也。鄭平，秦臣也。續經，趙人也。公孫竭，亦秦之臣也。以義動則無曠事

矣。曠，廢也。人臣與人臣謀為姦，猶或與之，又況乎

呂氏春秋

卷之二十一

四

子曰：落
也。母死

劉辰翁曰
鞅善公子
印反因善
而取之鞅
乃不義之
尤者

人主與其臣謀為義其孰不與者非獨其臣也
天下皆且與之不孫鞅之於秦非父兄也非有
故也以能用也欲堙之責非攻無以堙塞也
秦之責非攻於秦非攻無以於是為秦將而攻魏魏使公子
將而當之公孫鞅之居魏也固善公子印使人
謂公子印曰凡所為游而欲貴者以公子之故
也今秦令鞅將魏令公子當之豈且忍相與戰
哉公子言之公子之主鞅請亦言之主而皆罷
軍於是將歸矣使人謂公子曰歸未有許也

務慎曰公
孫鞅之詐
不素知之
可為其所
害也

王世貞曰
為利而可

言歸相見願與公子坐而相去別也公子曰諾
無有時也魏吏爭之曰不可公子不聽遂相與坐公孫鞅
因伏卒與車騎以取公子印秦孝公薨惠王立
以此疑公孫鞅之行故加罪焉公孫鞅以其私
屬與母歸魏襄疵不受曰以君之反公子印也
吾無道知君故士自行不可不審也惠王殺鞅
得以其私族與母歸魏而不見受乎公子印家
何以不取而殺之鞅執公子印有罪於魏推此
言之復歸魏妄矣戰國策曰鞅欲歸魏秦人曰
商君之法急不得出也惠王得而車裂之襄疵
魏人鄭平於秦王臣也其於應侯交也欺交反

以欺交反
主則必為
而可以
款君納交

獨維楨曰
不義之人
人不屑與
同朝至子
孫尚不可
交人豈不
魏死

或榜曰疑
以豈足以
惑人人自
惑之耳

主為利故也。方其為秦將也。天下所貴之。無不
以者。重也。重以得之。輕必失之。去秦將入趙魏。
天下所賤之。無不以也。所可羞。無不以也。行方
可賤。可羞而無秦將之重。不窮奚待。待特也趙急
求李欬。李言續經與之俱如衛。抵公孫與公孫
與見而與人。抵主也。人猶納也。續經因告衛吏使捕之。
捕李欬也。續經以仕趙五大夫。五大夫爵也。人莫與同朝。
賤續經之行也。子孫不可以交友。人不交友之也。公孫竭與陰
君之事。而反告之。樗里相國。樗里疾也。以仕秦五大

夫功非不大也。然而不得入三都。三都魏也。又況
乎無此其功而有行乎。無有交友受寄託之功而有其相輸告之行也。

疑似

三曰使人迷惑者。必物之相似也。玉人之所
患。患石之似玉者。相劍者之所患。患劍之似吳
干者。吳干吳之干將者也。賢主之所患。患人之博聞辨言
而似通者。通達也。亡國之主似智。亡國之臣似忠。
相似之物。此愚者之所大惑。而聖人之所加慮
也。故墨子見岐道而哭之。為其可以南可。以北言無別也。周宅

余有丁曰
傳鼓戲諸
侯兵方博
褒姒一笑
褒姒豈非
國妖乎

酆鎬近戎人與諸侯約為高葆禱於王路置鼓
其上遠近相聞即戎寇至傳鼓相告諸侯之兵
皆至救天子戎寇當至幽王擊鼓諸侯之兵皆
至褒姒大說喜之幽王欲褒姒之笑也因數擊
鼓諸侯之兵數至而無寇至於後戎寇真至幽
王身之乃死於麗山之下為天下笑此夫以無
寇失真寇者也賢者行小惡以致大惡惡積足
以滅身
故曰以褒姒之敗乃令幽王好小說以致大滅
詩云赫赫宗周褒姒滅之也故形骸相離三公九卿出走此

褒姒之所用死而平王所以東徙也

平王幽王之太子宜

出也東徙於洛邑今河南縣也

秦襄晉文之所以勞王勞而賜

地也

秦襄公秦仲之孫莊公之子也幽王為犬戎所敗平王東徙襄公將兵救周有功受

周故地豐鎬列為諸侯晉文公仇穆侯之子也傳曰平王東遷晉鄭依焉此之謂也

梁北

有黎丘部有奇鬼焉喜效人之子姪昆弟之狀

邑丈人有之市而醉歸者黎丘之鬼效其子之

狀扶而道苦之丈人歸酒醒而誚其子

誚曰吾

為汝父也豈謂不慈哉我醉汝道苦我何故其

子泣而觸地曰孽矣無此事也昔也往責於東

錢福曰時
引奇鬼一
段見以似
亂真者皆
奇鬼也

王鑿曰世
惑于似子
而殺真子
如黎丘丈
人儘多
蕉竑曰此
爲惑疑似
者開一審
問法門

邑人可問也其父信之曰譖是必夫奇鬼也我
固嘗聞之矣明日端復飲於市欲遇而刺殺之
明且之市而醉其真子恐其父之不能反也遂
逝迎之丈人望其真子拔劍而刺之丈人智惑
於似其子者而殺於真子夫惑於似士者而失
於真士此黎丘丈人之智也疑似之迹不可不
察察之必於其人也舜爲御堯爲左禹爲右入
於澤而問牧童入於水而問漁師奚故也其知
之審也夫人子之相似者其母常識之知之審
也

壹行

四曰先王所惡無惡於不可知不可知則君臣
父子兄弟朋友夫妻之際敗矣十際皆敗亂莫
大焉凡人倫以十際爲安者也釋十際則與麋
鹿虎狼無以異多勇者則爲制耳矣不可知則
知無安君無樂親矣無榮兄無親友無尊夫矣
強大未必王也而王必强大王者之所籍以成
也何籍其威與其利非强大則其威不威其利

唐順之曰
字字斯翔

曠傍曰溝
詢有神

不利其威不威則不足以禁也其利不利則不
足以勸也故賢主必使其威利無敵故以禁則
必止以勸則必為為治也威利敵而憂苦民行可
知者王威利無敵而以行不知者亡無仁義之行見知故
亡也小弱而不可知則强大疑之矣小而不小弱而不弱故强
國大國疑之也人之情不能愛其所疑小弱而大不愛
則無以存小國弱國而為强大者不為大國所愛則無以自存故不可知
之道王者行之廢强大行之危小弱行之滅人
行者見大樹必解衣懸冠倚劔而寢其下大樹

非人之情親知交也而安之若此者信也大樹不欺

詐人故陵上巨木人以爲期易知故也巨木人所同見

也期會其下磨休之也故曰易知故也又沉於士乎士義可知故

也則期爲必矣聚人復期會於其所而咨諷之又况疆大之國

疆大之國誠可知則其王不難矣人之所乘船

者爲其能浮而不能沉也世之所以賢君子者

爲其能行義而不能行邪辟也孔子卜得賁孔

子曰不吉不純也詩子貢曰夫賁亦好矣

何謂不吉乎孔子曰賁而白黑而黑夫賁又

身有光曰
聖拔

何好乎故賢者所惡於物無惡於無處惡物之無日惡

其無處可名之也夫天下之所以惡莫惡於不可知也

夫不可知盜不與期賊一作賤不與謀盜賊大姦也而猶所得疋偶又況於欲成大功乎夫欲成

大功令天下皆輕勸而助之勸進也必之士可知

求人

五日身定國安天下治必賢人詹于口未聞身亂而國治者也

故曰身定國安而治須賢人也古之有天下也者七十一聖觀

於春秋自魯隱公以至哀公十有二世其所以

得之所以失之其術一也得賢人國無不安名

無不榮失賢人國無不危名無不辱先王之索

賢人無不以也以用也極卑極賤極遠極勞虞用

官之奇吳用伍子胥之言此二國者雖至於今

存可也則是國可壽也有能益人之壽者則人

莫不願一作事之今壽國有道而君人者而不求

過矣堯傳天下於舜禮之諸侯妻以二女臣以

十子身請北面朝之至甲也舜布衣也故曰至甲伊尹庖

厨之臣也傳說殷之胥靡也胥靡刑罪之名也皆上相

九孝孫曰
安危存亡
決於賢人
之得失其
理甚確

陳康曰得
賢則國壽
可知失賢
必國亡矣

人但知禹
音治水以
備天下不
知禹不備
以治水備
天下內自
中國外及
重夷靡國
不到皆所
以求賢人

天子至賤也禹東至搏木之地日出九津青羌

之野搏木大水之津崖也淮南子曰攢樹之所

摺天之山山高至天也鳥谷青丘之鄉黑齒之國東方

其人黑齒因曰南至交阻孫樸續楛之國丹粟

漆樹沸水漂漂九陽之山南方積陽陽數極於九故曰九陽之山也

羽人裸民之處不死之鄉羽人鳥喙背上有羽翼裸民不衣衣裳也

鄉亦西至三危之國巫山之下飲露吸氣之民

積金之山飲露吸氣養形人也西方剛氣所在故曰積金之山也共肱一

臂三面之鄉北至人止之國夏海之窮衡山之

上今正堂極之國也夏海大冥也北極之山也大

荒之國夸父之野禹疆之所積石之山不有懈

墜大荒百戎之別也夸父獸名也禹疆天神也積水謂海也積石山名也經營行之不懈墮

也休息憂其黔首顏色黎黑竅藏不通病步不相

過罷以求賢人欲盡地利至勞也地利嘉得陶

化益真窺橫畫之交五人佐禹故功績銘乎金

石金盤鼎也著於盤盂盤盂之器昔者堯朝許

由於滌澤之中曰十日出而焦火不息不亦勞

乎夫子為天子而天下已治矣夫子謂許由也請屬天

詩由之辭
非軒天下
也亦以走
已治天下
無用一由

此
慎言此

至世貞曰
毛詩以子
思我為
淫奔之詩
今觀叔
聘鄭子產
歌之則必
弄淫者
在矣其謂
之淫者詩
以鄭國之
會之

下於夫子許由辭曰為天下之不治與而既已

治矣自為與啁噍巢於林不過一枝自為為也與即

啁噍小鳥也巢族也偃鼠飲於河不過滿腹歸也

君乎也惡用天下惡遂之箕山之下

頽水之陽耕而食箕山在桐川陽城之西水北曰陽也終身無經

天下之色經橫理也故賢主之於賢者也務莫之妨

不以物故戚愛習故不以害之故賢者聚焉

賢者所聚天地不壞鬼神不害人事不謀人不謀

邪謀此五常之本事也舉子眾疑取國召南宮

此孔伯產而眾口止息子賢者也其取國告

者也其事不與許由相連也舉子眾疑許由欲取國也晉人欲攻鄭令叔

嚮聘焉視其有人與無人視其有無于產為之

詩曰子惠思我褰裳涉洧子不我思豈無他士

叔嚮歸曰鄭有人子產在焉不可攻也秦荆近

異詩有異心不可攻也鄭近秦與荆也其詩云

爭秦荆故曰有晉人乃輟攻鄭孔子曰詩云無

競惟人子產一稱而鄭國免詩大雅抑之二章

其謂之無競競也國之強惟在得人故曰鄭國免其難也

察傳

六日夫得言不可以不察數傳而白為黑黑為

白故狗似猿猿似母猴母猴似人人之與狗則

遠矣猿猴名也此愚者之所以大過也聞而審則

為福矣聞而不審不若無聞矣齊桓公聞管子

於鮑叔楚莊聞孫叔敖於沈尹筮審之也故國

霸諸侯也鮑叔牙說管仲於桓公沈尹筮吳王

聞趙王句踐於太宰嚭智伯聞趙襄子於張武

不審也故國亡身死也大宰嚭吳王夫差臣也張武智伯臣也不審

良曩子之智能故趙攻吳吳王夫差死於于涿

智伯驪趙襄子於晉陽襄子與韓魏通謀殺智

伯於高梁之東凡聞言必熟論其於人必驗之以理魯

哀公問於孔子曰樂正夔一足信乎孔子曰昔

者舜欲以樂傳教於天下乃令重黎舉夔於草

莽之中而進之舜以為樂正夔於是正六律和

五聲以通八風而天下大服六律六氣之律陽

二也五聲五行之聲宮商角徵羽也入風重黎

八卦之風也通和陰陽故天下大服也又欲益求人益求如夔者也舜曰夫樂天地之精也得

歸有光曰
后獲一足
與穿井得
人三豕涉
河之誤向
使不經亦
明不幾信
為實事乃
知經史多
有誤文讀
者慎勿以
訛害志可
也

之以平天下。若夔者一而足矣。故曰夔一足非
一足也。宋之丁氏家無井而出溉汲常一人居
外及其家穿井告人曰吾穿井得一人有聞而
傳之者曰丁氏穿井得一人國人道之聞之於
宋君宋君令人問之於丁氏丁氏對曰得一人
之使非得一人於井中也求能之若此不若無
聞也。子夏之晉過衛有讀史記者曰晉師三豕
涉河子夏曰非也是巳亥也夫巳與三相近豕
與亥相似至於晉而問之則曰晉師巳亥涉河
也辭多類非而是多類是而非是非之經不可
不分此聖人之所慎也然則何以慎緣物之情
及人之情以為所聞則得之矣

辛卯三月二日朱了

士德甫

呂氏春秋卷之二十二 終

呂氏春秋

卷之二十二

十四

傳之者曰：「下民之於君也，猶水之於魚也。君者，水也；民者，魚也。水涸則魚亡，君亡則民散。故君子必先慎乎德，無德而至於此，其謂之謂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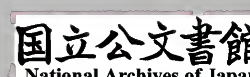
呂氏春秋卷之二十三

貴直論

貴直

一曰：賢主所貴，莫如士。所以貴士，為其直言也。言直則枉者見矣。人主之患，欲聞枉而惡直言，是障其源而欲其水也。水奚自至，是賤其所欲而貴其所惡也。所欲奚自來，所欲欲聞已枉也。貴其所惡惡聞直也。言則已枉，何從來至。淮南子曰：「塞其耳而欲聞五音，掩其目而欲登青黃，不可得也。」能意見齊宣王。宣王曰：「寡人聞子好直，有之乎？」能也。意也。

道昆曰
離直不容
在易犯人
生所惡



董份曰能
意言直齊
豈便露世
生感也

名也。齊士也。宣對曰。意惡能直。意聞好直之士。
主威王之子也。家不處亂國。身不見汚君。身今得見王而家宅。
平。齊意惡能直。宣王怒曰。野士也。言鄙野。將罪
之。能意曰。臣少而好事。長而行之。王胡不能與
野士乎。將以彰其所好耶。與猶用也。彰明也。上有明君。下乃有直臣。
王胡為不能用。王乃舍之。舍不誅也。能意者。使謹乎。
論於主之側。亦必不阿主。野曲也。不阿主之所得
豈少哉。此賢主之所求。而不肖主之所惡也。狐
援說齊湣王曰。殷之鼎。陳於周之庭。狐援齊臣也。湣王齊

意言直齊
豈便露世
生感也

王之子也。殷紂滅亡。鼎遷於周。故陳其庭也。其社蓋於周之屏。屏。周存殷社。而屋其上。屏之以為戒也。其于戚之昏。在人之遊。于。戚。舞也。遊。樂也。亡國之昏。不得至於廟。亡國之社。
不得見於天。亡國之器。陳於庭。所以為戒。王必
勉之。其無使齊之大呂。陳之廷。大呂。齊之鐘也。律也。陳列也。無
使太公之社。太公。田常之孫。田和也。始代呂氏為齊侯。田氏宗之號為太公。蓋
之屏。無使齊音。克人之游。齊王不受。狐援潛王不受
之言。狐援出而哭國三日。其辭曰。先出也。出去衣締
紵。後出也。滿囹圄。吾今見民之洋洋然東走。而

豈臣那得
不哭

葉坤曰忠
誠悟主之
言臨死猶
是諫君深

唐順之曰
先伏案在
此士卒不
奮皆簡子
不親冒矢
石使然

不知所處齊王問吏曰哭國之法若何吏曰斷

斷王曰行法吏陳斧質於東閭不欲殺之而欲

去之孤援聞而蹶往過之蹶顛蹶走往也過猶見也吏曰哭

國之法斷先生之老歟昏歟昏亂也狐援曰曷為

昏哉於是乃言曰有人自南方來鮒人而鯢居

鮒小魚鯢大魚魚之賊也啖食使人之朝為草

而國為墟殷有比干吳有子胥齊有狐援已不

用若言若言猶直言也又斷之東閭每斷者以吾參夫

一子者乎每猶當也斷狐援者比比于子參夫

援非樂斷也國已亂矣上已悖矣哀社稷與

人故出若言出若言非平論也將以救敗也國

嫌於危固必也嫌猶近也此觸子之所以去之也達子

之所以死之也樂教為燕昭王將代齊齊使觸子應之齊湣王不禮觸子觸子

欲齊軍敗觸子乘車而去故曰所以去之達子代觸子將又為燕敗故曰達子之所以死也

趙簡子攻衛附郭自將兵及戰且遠立附郭近郭也遠

立立於矢石所不及也又居於犀蔽屏櫓之下鼓之而士

不趣簡子投桴而嘆曰嗚呼士之邀弊一若此

乎邀猶化也一猶皆也言士之變化弊惡皆如此乎行人燭過免冑橫

王世貞曰
士無勇怯
在將之者
衝敵以鼓
貫衆死之
氣耳君有
不能士則
何弊之有

唐順之曰
照應森密

王整曰
終老

焦竑曰人
雖至愚孰
肯犯危而
不要利所

戈而進曰亦有君不能耳何弊之有簡子艷然
作色曰寡人之無使汝身自將是衆也子親謂
寡人之無能有說則可無說則死對曰昔吾先
君獻公卽位五年兼國十九用此士也惠公卽
位二年淫色暴慢身好玉女玉女美女也秦人襲我
遂去絳七十用此士也隕於韓爲秦所獲也文公卽位二
年底之以勇故三年而士盡果敢城濮之戰五
敗荆人圍衛取曹拔石社定天子之位天子周襄王也
避子帶之亂出居於鄭文公納之故曰定天子之位也成尊名於天下

簡子乃去犀蔽屏櫓而立於矢石之所及一鼓
而士畢乘之畢盡也乘後也簡子曰與吾得革車千乘
也不如聞行人燭過之一言行人燭過可謂能
諫其君矣戰鬪之上袍鼓方用賞不加厚罰不
加重一言而士皆樂爲其上死燭過之諫簡子能行

真諫

二曰言極則怒極盡也人能受逆耳之盡言者少故怒之怒則說者
危非賢者孰肯犯危而非賢者也將以要利矣

以賢人之
言宜得

張榜曰鮑
表為壽而
憂危警
去有言大

享坤曰荆
文王畋獵
澤繼而卒
德受管梅
治國盛事
通

要利之人犯危何益故不肖主無賢者無賢則
不聞極言不聞極言則姦人比周百邪悉起若
此則無以存矣凡國之存也主之安也必有以
也。不知所以雖存必亡雖安必危所以不可不
論也。齊桓公管仲鮑叔寧戚相與飲酒酣桓公
謂鮑叔曰何不起為壽鮑叔奉杯而進曰使公
毋忘出奔在於莒也。桓公遭公孫無知殺襄公
之亂也出奔莒母志之者
欲令其在使管仲毋忘求縛而在於魯也。公不
上不驕也
使寧戚毋忘其飯牛而居
紉之難出犇於魯魯
人束縛之以歸於齊

於車下。齊威衛人也為商旅宿王齊郭門之
桓公夜出郊迎客寧戚於其車下飲

疾商歌桓公知其賢舉以為大夫也。桓公避席再拜曰寡人與大

夫能皆毋忘夫子之言則齊國之社稷幸於不

殆矣當此時也桓公可與言極言矣可與言極

言故可與為霸荆文王得茹黃之狗宛路之贈

文王荆武王之子贈弋射短矢以畋於雲夢。雲夢楚澤在
南郡華容也三月

不反得丹之姬湣期年不聽朝。潘惑葆申曰先

王下以臣為葆吉今王得茹黃之狗宛路之贈

畋三月不反得丹之姬湣期年不聽朝。葆太葆
官也申

楊慎曰不
抵罪先王
力不忝于
為葆

丘濬曰葆
申不欲痛
之而薄待
以小人唯
是耻之而
辱葆王為

名也王之罪當答王曰不殺免衣緇綵而齒於諸

侯緇樓格繩緇小願請變更而無答葆申曰臣

承先王之令不敢廢也王不受答是廢先王之

令也臣寧抵罪於王母抵罪於先王王曰敬諾

引席王伏葆申束細荆五十跪而加之于背如

此者再謂王起矣王曰有答之名一也遂致之

遂痛申曰臣請君子恥之小人痛之恥之不變

痛之何益葆申趣出自流於淵請死罪文王曰

此不穀之過也葆申何罪王乃變更召葆申

茹黃之狗析宛路之殮放丹之姬後荆國兼國

三十九令荆國廣大至於此者葆申之力也極

言之功也

知化

三日夫以勇事人者以死也未死而言死不論

詐言已死不以雖知之與勿知同詩云既明且

傳曰生好事物也死惡物也好物樂也惡物哀也

雖知以死事人是為樂可哀也故與勿知同

凡智之貴也貴知化也人主之惑者則不然不

不知化未至則不知化已至雖知之與勿知一

列國曰
子言獲濟
伐越廟護
非義利等
而非差
不
鳴以忠
也

貫也。事有可以過者，有不可以過者，而身死國
亡，則胡可以過？此賢主之所重，惑主之所輕也。
所輕國惡，得不危身；惡得不困危困之道，身死
國亡，在於不先知化也。吳王夫差是也。子胥非
不先知化也，諫而不聽，故吳為丘墟，禍及闔廬。

宗廟破滅，不得血食。故曰禍及闔廬。吳王夫差將伐齊，子胥曰：不
可。夫齊之與吳也，習俗不同，言語不通，我得其
地，不能處，得其民，不得使。夫吳之與越也，接土
鄰境，壤交通屬，屬連也。習俗同，言語通，我得其地，

鐵福曰太
宰全以令
行上國聳
夫差聽

能處之，得其民，能使之。越於我亦然。夫吳越之
勢，不兩立。越之於吳也，譬若心腹之疾也。雖無
作，其傷深而在內也。夫齊之於吳也，疥癬之病
也，不苦其已也。且其無傷也。今釋越而伐齊，譬
之猶懼虎而刺狷，獸三歲曰狷也。雖勝之，其後患未央。

上國者，齊晉也。君王若伐齊而勝之，徙其兵以
臨晉，晉必聽命矣。是君王一舉而服兩國也。君
王之令，必行於上國。上國中夫差以為然，不聽

呂氏春秋 卷之二十三 七

秀曰
先嘗以小
利子胥見
獨到

孝肅曰
夫差有挾
目之慘自
冒面之

魚鼓曰樂
不適者樂
所以亡也
樂亡則鳥
羅存

子胥之言。而用太宰嚭之謀。子胥曰。天將亡吳矣。則使君王戰而勝。天將不亡吳矣。則使君王戰而不勝。夫差不聽子胥。兩祛高蹶而出於廷。兩手舉衣而行。蹶蹈也。傳曰。晉人之高。使我高。蹈。瞋怒貌。此之謂也。曰。嗟乎。吳朝必生荆棘矣。夫差與師伐齊。戰於艾陵。艾陵。齊地也。大敗齊師。反而誅子胥。子胥將死。曰。與吾安得一目。以視越人之入吳也。乃自殺。夫差乃取其身而流之江。傳曰。子胥自殺。吳王盛之。鳩夷投之江。故曰流。挾其目。著之東門。曰。女胡視越人之入我也。居數年。越報

吳殘其國。絕其世。滅其社稷。夷其宗廟。夫差身為擒。夫差將死。曰。死者如有知也。吾何面以見子胥於地下。乃為幘以冒面死。冒。覆面也。幘。見於子胥也。夫患未至。則不可告也。患既至。雖知之無及矣。故夫差之知慙於子胥也。不若勿知。

過理

四曰。亡國之主一貫。一道也。貫。同也。其所以亡也。天時雖異。其事雖殊。所以亡同者。樂不適也。樂不適。則不可以存。糟丘酒池。肉圃為格。格。以銅為。

張榜曰糾以極慘極酷為樂此意令人不

之布衣其下以人置上人爛墮火而諸侯不適也 雕柱而枯

侯之女而取其環殺鬼侯之女以為脯 截涉者

脛而視其髓以其涉水能寒也故視其髓欲知其與人有異不也 殺梅伯

而遺文王其醢不適也梅伯紂之諸侯也說鬼侯之

之諧故殺梅伯以為醢文王貌受以告諸侯 貌受心不受

侯作為琤室築為頃宮琤室以琤玉文飾其室也頃宮築作宮墻蒲一

頃田中言博大也 剖孕婦而觀其化化育也視其 殺比干

而視其心不共也視其心欲知其何 孔子聞之

曰其竅通則比干不死矣聖人通安於仁惡殺比干故孔子言其一 夏商之所以亡也桀

關龍逢紂殺比干故曰 晉靈公無道從上彈人

而觀其避丸也靈公襄公之子文公之孫也從高臺上引彈觀其走而避丸以

為樂使宰人臠熊蹯不熟殺之令婦人載而過

朝以示威不適也趙盾驟諫而不聽公惡之乃

使沮麇子趙襄子之 沮麇見之不忍賊賊殺也 曰

不忘恭敬民之主也賊民之主不忠大夫稱主

也棄君之命不信一於此不若死不忠不信若行之必有其

呂氏春秋 卷之二十三 九

王鏊曰沮麇受君之

楊維禎曰文公論謀遠晉靈公有此等

命為不義
觸槐之死
為義

陳深曰詰
語

在潘曰昏
至不知自
醜一至於
此

三世貞曰
宋王肆惡
此萬歲
堂上聲
門庭可
以應人之
畏感而不
敢言矣

楊慎曰秦
繆取戎女

一乃觸廷槐而死齊湣王亡居衛。湣王宣謂公

玉丹曰我何如主也。小玉丹潘玉丹對曰王賢

主也。臣聞古人有辭天下而無恨色者。臣聞其

聲於王而見其實。王各稱東帝。實辨天下。辨治

去國居衛。容貌克滿。顏色發揚。光明無重國之

意。王曰甚善。丹知寡人寡人。自去國居衛也。

益三副矣。副或作倍。潘王。潘延無憂。就辱宋王

築為藥帝。鴟夷血高懸之。藥著甲胃。從下也。

流地。宋王康王藥當作藥。帝當作帝。藥當作藥。藥當作藥。

神下其左右皆賀曰王之賢過湯武矣。湯武

人今王勝天賢不可以加矣。宋王大說飲酒室

中有呼萬歲者。堂上。應堂上已應。堂下盡應

門外庭中聞之莫敢不應。不適也。

壅塞

五曰亡國之主不可以直言。不可以直言則過

無道聞。謂其過成以無而善無自至矣。無自至

則壅秦繆公時。戎疆大。秦繆公遺之女樂二八

呂氏春秋

卷之二 十三

十

樂良馬賢
於十萬師

焦竑曰未
擒不知已

出醉君昏
狀

與良宰焉。戎王大喜，以其故數飲食，日夜不休。左右有言秦寇之至者，因杆弓而射之。并引秦寇果至，戎王醉而臥於禪下，卒生縛而擒之。未擒則不可知。不知將已。偶則又不知。醉不自知也。一本作既擒則雖善說者猶若此何哉。言說無如之何。齊攻宋，齊湣王攻宋滅之也。宋王使人候齊寇之所至。候視也。使者還曰：齊寇近矣，國人恐矣。左右皆謂宋王曰：此所謂肉自至蟲者也。以木之彊，齊兵之弱，惡能如此。宋王因怒而誅殺之。誅在又使人往視齊寇。

寇使者報如前，宋王又怒誅殺之。如此者三，其

後又使人往視齊寇近矣，國人恐矣。使者遇其

兄曰：國危甚矣，若將安適？其弟曰：為兄視齊寇

不意其近而國人恐如此也。今又私患鄉之先

視齊寇者，皆以寇之近也。報而死，今也報其情

死。以齊寇至之情實不報其情，又恐死。不以寇

報而設備齊寇至，將若何？其兄曰：如報其情，有

且先夫死者死，先夫亾者亾。於是報於王曰：殊

不知齊寇之所在，國人甚安。王大喜。左右皆曰：

真德勝曰
報至則死

之則并可
使往視
其自至
何如

呂氏春秋

卷之二十一

十一

而報不
賜金
行
存

鄉之死者宜矣。王多賜之金，寇至，王自投車上，馳而走。此人得以富於他國，夫登山而視牛若羊，視羊若豚，牛之性不若羊，羊之性不若豚。

體也。若猶如也。所自視之勢過也。而因怒於牛羊之小也。此狂夫之大者，狂而以行賞罰，此戴氏之所

以紀也。戴氏子罕，戴公子孫也。別為樂氏，傳曰：宋之樂其與宋升降乎？宋國衰于罕，子孫亦衰，賞罰失中，故曰此戴氏之所以絕也。一本戴氏作叔世。齊王欲以

手髡傳太子髡辭曰：臣不肖，不足以當此大任也。王不若擇國之長者而使之。齊王曰：子無

也。寡人豈責子之令太子必如寡人也哉？寡人固生而有之也。子為寡人令太子如堯乎？其知

舜也。凡說之行也，道不智聽，智從自非受是也。今自以賢過一作遠於堯舜，彼且胡可以聞說哉？

說必不入，不聞存君。不納忠言之說，鮮不危亡，故曰不聞存君也。齊

宣王好射，好喜也。說人之謂已能則彊弓也。示有力也。

其嘗所用不過三石，以示左右，左右皆試引之，中關而止。關謂關弓弦，正半而止也。皆曰：此天下九石，非王

其孰能用是。言九石之弓，獨王用之耳。宣王之情情實也。所用

呂氏春秋 卷之二十三 十二

陳溪曰庸
至不自知
一事可供
一笑

呂氏春秋

卷之二十三

十二

不過三石而終身自以為用九石。豈不悲哉。傷其目輕而不非直士其孰能不阿主。世之直士其寡不勝衆數也。數道也故亂國之主患存乎用三石為九石也。力不足而自以為有

原亂

六曰亂必有第。第次也大亂五。小亂三。訓亂三。大

五謂晉國廢長立少。立而復殺之也。小亂三謂殺里克之黨也。訓亂三謂於朝樂盈以兵盡入也。故詩曰：毋過亂門，所以遠之也。逸詩慮福未及，慮禍之所以兒之也。武王以武得之，以文

天地曰武
以得天

持之。倒戈弛弓，示天下不用兵，所以守之也。

以文守之
然文未嘗
廢武也

獻公立驪姬以為夫人，以奚齊為太子。里克率國人以攻殺之。殺奚齊也荀息立其弟公子卓，已葬

里克又率國人攻殺之。復殺公子卓也於是晉無君，公

子夷吾重賂秦以地而求入。地河外之城五。秦求入為晉君也。秦

繆公率師以納之。晉人立以為君，是為惠公。惠

公既定於晉，背秦德而不予地。傳曰：入而背秦賂。秦繆

公率師攻晉，晉惠公逆之，與秦人戰於韓原。晉

師大敗，秦獲惠公以歸，囚之於靈臺。十月，乃與

穆文熙曰
秦知與晉
不能定晉
貪賂而故

納之且幸其不能害已豈得為情隣之心

某坤曰秦嘗輸粟於

晉晉桓秦

雍晉負德

於秦矣秦

伯三定晉

晉其德尤

良以加焉

襄公曰蘇公德難也

又難歷三

十年晉哉

成墟女后

禮始其禍

烈也乃

晉成也成平歸惠公而質太子圉太子圉逃歸也

惠公死圍立為君是為懷公秦繆公怒其逃歸

也起奉公子重耳以攻懷公殺之於高粱高粱晉地

而立重耳是為文公文公施舍振廢滯匡乏困

救災患禁淫慝薄賦斂宥罪戾節器用周民以

時敗荆人於城濮荆人成王定襄王周襄王辟子

文公納之釋宋出穀戍楚子圍宋又使申公侯守齊之穀邑晉文侯

故曰定也曹衛將平之楚愛曹衛與晉俱外內皆服

成解宋之圍召穀戍而去之也侯內卿大夫皆服而後晉亂止故獻公聽

五優施殺太子申生而大難隨之者五三君也

一君虜三君死申生奚齊公子卓也一君虜惠公為秦所執囚之靈臺也人臣

卿士之死者以百數離咎二十年自上世以來

亂未嘗一而亂人之患也皆曰一而已此事慮

不同情也事慮不同情者心異也故凡作亂之

人禍希不及身

辛卯三月二日燈下

七信甫

呂氏春秋卷之二十三 終

呂氏春秋

卷之二十三

十四

呂氏春秋卷之二十四

人雖帝不又信

不同制也事憲不同制者以異也姑以非獨之

獨未嘗一而獨人之患也者曰一而以此事憲

與士女孤者以百嫂臈谷二十平自土世以來

一苛熱憲惠公為秦而將因之靈臺也

正對武路太平中坐而大觀劉之泮正三

呂氏春秋卷之二十四

不苟論

不苟

一曰賢者之事也雖貴不苟為

雖欲尊貴不苟為也雖聽不自阿雖言見聽當以忠正必中理

然後動必當義然後舉此忠臣之行也賢主之

所說說猶敬也而不肖主雖不肖其說非惡其聲也

人主雖不肖其說忠臣之聲與賢主同行其實

則與賢主有異賢主能用忠臣之言不肖主能刑殺之故曰有異也異故

呂氏春秋

卷之二十四

其德也
聖王待臣
與王佐自
待國自不
可

其功名禍福亦異。賢主受大福不肖主獲大禍故亦異異故子胥見說於闔閭而惡乎夫差。比干生而惡於商。死而見說乎周。武王至殷郊。係墮。五人御於前。莫肯之為。曰。吾所以事君者。非係也。武王左。魯。白羽。右。釋黃鉞。勉而自為係。孔子聞之。曰。此五人者。之所以為王者佐也。不肖主之所弗安也。故天子有不勝細民者。天下有不勝千乘者。天下海內也。千乘一國也。秦繆公見戎山。余說而欲留之。出。余不肯。繆公以告蹇叔。蹇叔曰。君以告內史廖。內史

唐順之曰
田余初不
由秦諫戎
王而不聽
乃歸繆公
亦繆公難
之計也

楊維禎曰
繆公定宮

廖對曰。戎人不達於五音與五味。君不若遺之。宰謂繆公以女樂二八人與良宰遺之。膳宰戎王喜。迷惑大亂。飲酒晝夜不休。由余驟諫而不聽。因怒而歸繆公也。蹇叔非不能為內史。廖之所為也。其義不行也。繆公能令人臣時立其正義。故雪穀之恥。而西至河雍也。秦繆公相百里奚。晉使叔虎。齊使東郭蹇。如秦。公孫枝請見之。公孫枝秦大夫子公曰。請見客。子之事。歟。對曰。非也。相國使子乎。相國百里奚也對曰。不也。公曰。然則子事非子。呂氏春秋

公不使有
言見發
自遠大

之事也。事見客秦國僻陋戎夷事服其任人寧

其事猶懼為諸侯笑。今子為非子之事退將論

而罪。而汝公孫枝出自敷於百里氏百里奚請

之。公曰：此所聞於相國歟？罪奚請有罪奚

請焉。奚何百里奚歸辭公孫枝公孫枝徙自敷

於街百里奚令吏行其罪定分官此古人之所

以為法也。今繆公鄉之矣。其震西戎豈不冝哉。

晉文公將伐黠趙衰言所以勝黠之術。文公用

之。果勝。還將行賞。衰曰：君將賞其本乎？賞其

乎？賞其末則騎乘者存。賞其本則臣聞之。邾子

虎。文公召邾子虎曰：衰言所以勝黠。黠既勝。將

賞之。曰：蓋聞之於子虎。請賞子虎。子虎曰：言之

易行之難。臣言之者也。公曰：子無辭。邾子虎不

敢固辭。乃受矣。凡行賞欲其博也。博則多助。今

虎非親言者也。而賞猶及之。此疎遠者之所以

盡能竭智者也。晉文公亡久矣。歸而因大亂之

餘。猶能以霸。其由此歟。亡久謂避麗姬之亂在

狄十二年歷行諸侯五

之後能建霸功皆由此術也

張榜曰琳
邾之調

黑姑曰趙
君讓賞於

子虎亦不
無人意之

年凡十七年歸晉國因大亂
呂氏春秋

卷之二十四

三

丁祭曰三
段文法凡
三叠用運
為章與

贊能

二曰賢者善人以人中人以事

賢者以人
以人任

人以人

不肖者以財

不肖者在人
以人之財賄

謂也

得十良馬不若得一伯樂

伯樂善得馬
得伯

十也故曰不若得一伯樂也

得十良劍不若得一歐冶

歐冶
善為

與伯樂同

得地千里不若得一聖人

義與歐
冶同

得泉陶而舜受之

授川

湯得伊尹而有夏民

樂之

文王得呂望而靡殷商夫得聖人豈有聖

民也

數哉言得其用多不若得其人

欲相鮑叔鮑叔曰吾君欲霸王則管夷吾在也

臣弗若也桓公曰夷吾寡人之賊也射我者

不可鮑叔曰夷吾為其君射人者也

其君公君
于糾也

若得而臣之則彼亦將為君射人桓公不聽

相鮑叔固辭讓而相桓公果聽之於是乎使人

告魯曰管夷吾寡人之讎也願得之而親加手

焉

言欲得管仲親手
自殺之以為辭也魯君許諾乃使吏鞞其拳

鞞革也
以革

膠其目盛之以鴟夷置之車中至

齊境桓公使人以朝車迎之被以燿火爨以犧

呂氏春秋

卷之二十四

四

管子
知管
子不直以
西伯許他

管子
知管
子不直以
西伯許他

錢福曰
忘
射鈞之仇

而一旦廟
薦桓公亦
尚世之主
也

五世貞曰
尹壘薦叔
沈尹壘
也

荆王與蔽
賢者天壤
懸絕

猥焉火所以被除不祥也周禮司燿掌行火之政令故以燿火被之也殺牲曰燿與之如國如至也命有司除廟筵几而薦之曰自孤之聞夷吾之言也日益明耳益聰孤弗敢專敢以告于先君因顧而命管子曰夷吾佐予管仲還走再拜稽首受令而出出於廟也管子治齊國舉事有功桓公必先賞鮑叔曰使齊國得管子者鮑叔也桓公可謂知行賞矣凡行賞欲其本也本則無由生矣孫叔敖沈尹壘相與友叔

敖遊於荆三年聲問一作不知修行不聞荆也

沈尹壘謂孫叔敖曰說義以聽方術信行能令人主上至於王下至於霸我不若子也耦世接俗說義調均以適主心子不如我也子何以不歸耕乎吾將為子游令孫叔敖隱也沈尹壘游於荆五年荆王欲以為令尹沈尹壘辭曰期思之鄙人有孫叔敖者聖人也王必用之臣不若也荆王於是使人以王輿迎叔敖以為令尹十二年而莊王霸此沈尹壘之力也功無大乎進賢

自知

劉辰翁曰
古士人主
之準繩規
知也

楊慎曰首
舉則聖自
知坎言不
知滅亡之
禍千古興
廢恍知列
眉

三曰欲知平直則必準繩欲知方圓則必規矩

人主欲自知則必直士故天子立輔弼設師保

所以舉過也夫人故不能自知人主猶其存亡

安危勿求於外言皆在已也務在自知堯有欲諫之

鼓欲諫者擊其鼓也舜有誹謗之木書其過失以表木也湯有司

過之士可主也主正也正其過闕也武王有戒慎之詔欲成

其鞞猶恐不能自知今賢非堯舜湯武也而有

拚蔽之道奚繇自知哉則成齊在不自知而後

荆成王為公子商臣所殺齊莊公為崔杼所殺吳王智伯不自知而亡

吳王夫差也智伯晉卿智襄子也夫差為越所破死于干隧智伯為趙襄子所破死于高梁

宋中山不自知而滅宋康王無道為齊所滅中山亂男女之別為魏

所滅晉惠公趙括不自知而虜惠公為秦所虜趙括以軍降秦坑其

兵四十萬於長平鑽荼龐涓太子申不自知而死鑽荼龐涓

魏惠王之將申魏惠王之太子也與龐涓東伐齊戰于馬陵齊人盡殺之敗莫大於

不自知范氏之亡也范氏晉卿范武子之後也謂簡子率師逐范吉射也

一曰智伯伐范氏而滅之故曰亡也百姓有得鐘者欲負而走則

鐘大不可負以椎毀之鐘况然有音恐人聞之

已整曰一
然佳

序孝孺曰
任座之言
直得翟璜
善諷而文
侯迎座以
為上客乃
知朝有直
臣貴有人
於君側調

畫分可以
天配人主
說起何等
畫大

而奪已也。遽掩其耳。惡人聞之。可也。惡已自聞之。悖矣。為人主而惡聞其過。非猶此也。此自掩其耳也惡人聞其過。尚猶可。魏文侯燕飲。皆令諸大夫論已。或言君之智也。至於任座。任座曰。君不肖君也。得中山。不以封君之弟。而以封君之子。是以知君之不肖也。文侯不說。知於顏色。知猶見也任座趨而出。次及翟璜。翟璜曰。君賢君也。臣聞其主賢者。其臣之言直。今者任座之言直。是以知君之賢也。文侯喜曰。可及歟。謂任座可及耶翟璜對曰。

奚為不可。臣聞忠臣。非其忠而不敢遠其死。臣始尚在於門。翟璜往視之。任座在於門。以君令召之。任座入。文侯下階而迎之。終座以為上客。客敬也文侯微翟璜。則幾失忠臣矣。上順乎主心。以顯賢者。其唯翟璜乎。

當賞

四曰民無道。知天。民以四時寒暑。日月星辰之行。知天。四時寒暑。日月星辰之行。當則諸生有血氣之類。皆為得其處。而安其產。產生也人臣亦

呂氏春秋

卷之二十四

七

無始曰
國激勸人
心全在於
賞文公論
三賞可為
行賞者法

無道知主人臣以賞罰爵祿之所加知主主之
賞罰爵祿之所加者宜則親疎遠近賢不肖皆
盡其力而以爲用矣晉文公反國賞從亡者而
陶狐不與左右曰君反國家爵祿三出而陶狐
不與敢問其說文公曰輔我以義導我以禮者
吾以爲上賞教我以善彊我以賢者吾以爲次
賞拂吾所欲數舉吾過者吾以爲末賞三者所
以賞有功之臣也若賞庸國之勞徒則陶狐將
爲首矣唐國晉國也勸勞之徒則陶狐也

張榜曰守
墓而不始
亡公于
王然

之曰晉公其靈也昔者聖
王先德而後力晉公其當之矣秦小主夫人用
奄變羣賢不說自匿百姓鬱怨非上小主秦君
會孫惠公之子也天公子連在魏聞之欲入
因羣臣與民衆之所之塞公子連一名无秦厲
於小主爲右主然秦守塞
父是也右主然秦守塞
也曰臣有幾下公子勉去矣
使疾公子連將之從焉氏塞塞在安定
入之大人聞之大駭
呂氏春秋 卷之二十四 八

更與卒奉命曰寇在邊卒與更其始發也發行也

皆曰往擊寇中道因變曰非擊寇也迎主君也

主君謂公子連公子連因與卒俱來至邲圍夫人夫人

自殺邲秦都也公子連立是為獻公怨右主然而將

重罪之怨其不入已也德南改而欲厚賞之德其入已也監

突爭之曰不可監突秦大夫也秦公子之在外者眾若

此則人臣爭入也公子矣此不便主如此則諸臣爭內也

公子亡公子得入則爭為君故於主不便也獻公以為然故復右主

然之罪復反也反其罪不復罪也而賜南宮大夫

賜守塞者人米二十石獻公可謂能用賞罰矣

凡賞非以愛之也罰非以惡之也用觀歸也所

歸善雖惡之賞所歸不善雖愛之罰傳曰善有章雖賤賞

也惡有農雖賤罰也此之謂也此先王之所以治亂安危也亂者

能治之也危者能安之也

博志

五日先王有大務去其害之者故所欲以必得

所惡以必除此功名之所以立也俗主則不然

有大務而不能去其害之者此所以無能成也

茅坤曰大務必先其所當孰論

歸有光曰賞罰不論愛惡而論善不善可無至公

國語曰獻公行賞在晉文下微監突之爭其與賞亂罰德者

夫去害務與不能去害務此賢不肖之所以分

也使瘴疾疠馬弗及至也而得者其時顧也顧反

稽其行故驥一日千里車輕也以重載則不能

數里任重也賢者之舉事也不聞無功言有然

而名不大立利不及世者愚不肖為之任也不

肖人為之任政事故使其君賢冬與夏不能兩

名不立福利不及後世子孫也刑退故曰不能兩刑草與稼不能兩成

而陳穀虧凡有角者無上齒果實繁者木必庠

嚴日果物莫能兩大故戴魚者用智而

遂功天之數也也故天子不處全不處極不

處盈全則必缺極則必反盈則必虧先王知物

之不可兩大故擇務當而處之孔墨窳越皆布

衣之士也慮於天下以為無若先王之術者孔

墨窳也窳越中牟人也知道術之士也故日夜學之有便於學者

無不為也有不便於學者無肯為也蓋聞孔丘

墨翟晝日諷誦習業夜親見文王周公旦而問

焉夜則夢見文王周公而問其道也論用志如

此其精也何事而不達何為而不成故曰精而

呂氏春秋 卷之二十四 十

注道昆曰

名理排蕩

善不

實謂不備

編不

劉辰翁曰

孔墨志精

鬼神告之

密越力學

為諸侯師

則人豈可

不務學哉

然志通鬼

神則達矣

諸侯則師

矣

至世貞曰
學三十歲
方可以達
學淺而求
達者任與
學均尖也

實份曰審
括而已命
由養由基
以神用技
也而進於
道矣

瞿景淳曰
精神積久

熟之鬼將告之非鬼告之也精而熟之也史曰日精

所學致無鬼神故今有寶劍良馬於此玩之不

厭視之無倦寶行良道一而弗復欲身之安也

名之章也不亦難乎窳越中車之鄙人也苦耕

稼之勞謂其友曰何為而可以免此苦也其友

曰莫如學學三十歲則可以達矣窳越曰請以

十歲人將休吾將不敢休人將臥吾將不敢臥

十五歲而周威公師之威公西周君也師之者以窳越為師也矢

之速也而不過二里止也步之遲也而百舍不

止也今以窳越之材而久不止其為諸侯師豈

不宜哉養由基尹儒皆六藝之人也荆廷嘗有

神由後荆之善射者莫之能中荆王請養由基

射之養由基矯弓操矢而往未之射而括中之

矣發之則後應矢而下則養由基有先中中之

者矣幽通記曰養由基睇而後號尹儒學御三年而不得焉

苦痛之夜夢受秋駕於其師明日往朝其師望

而謂之曰吾非愛道也恐子之未可與也今日

將教子以秋駕秋駕御泐尹儒反走北面再拜曰今

則夢寐之
開自有神

昔臣夢受之先為其師言所夢所夢固秋駕已
上二士者可謂能學矣可謂無害之矣此其所
以觀後世已觀示也

賢當

六日名號大顯不可疆求必繇其道繇用也治物

者不於物於人治人者不於事於君治君治君

者不於君於天子治天子者不於天子於欲欲

欲也不貪欲則治欲者不於欲於性性者萬物

之本也不可長不可短因其固然而然之此天

地之數也窺赤肉而烏鵲聚狸處堂而衆鼠散

窺見也衰經陳而民知喪等瑟陳而民知樂湯

武修其行而天下從桀紂慢其行而天下畔豈

待其言哉君子審在已者而已矣荆有舍相人

者所言無遺策聞於國國人聞之也莊王見而問焉

對曰臣非能相人也能觀人之友也觀布衣也

其友皆孝弟純謹畏令如此者其家必日益身

必日榮矣所謂吉人也觀事君者也其友皆誠

信有行好善如此者事君日益官職日進此所

蒙坤曰筆
烟橫絕

焦竑曰相
人之友轉
以相人固
是善相人
者
真德秀曰
借相諷君
巧於用術

王蓋曰見
貧以就大
務告文藝
故所當貴

謂吉臣也。觀人主也。其朝臣多賢。左右多忠。主
有失。皆交爭証諫。如此者。國日安。主日尊。天下
日服。此所謂吉主也。臣非能相人也。能觀人之
友也。莊王善之。於是疾收士。日夜不懈。遂伯天
下。故賢主之時。見文藝之人也。非特具之而已。
也。所以就大務也。就成也夫事無大小。固相與通。
田獵馳騁。弋射。豕狗。賢者非不為也。為之而智。
日得焉。不肖主為之。而智日惑焉。志曰。驕惑之
事。不亾奚待。志古也君有好獵者。曠日持久。而不
得獸入。則媿其家室。出則媿其知友。州里。惟其
所以不得之故。則狗惡也。欲得良狗。則家貧。無
以無以於是還疾耕。疾耕則家富。家富則有以
求良狗。狗良則數得獸矣。田獵之獲。常過人矣。
過猶多也非獨獵也。百事也。盡然。霸王有不先耕而
成霸王者。古今無有。此賢者不肖之所以殊也。
賢不肖之所欲。與人同。堯桀。雖屬皆然。所以為
之異。故賢主察之。以為不可弗為。以為可故為
之。為之必繇其道。物莫之能害。此功之所以相

萬也

辛卯三月二日燈下朱了

士儔甫

知禱王昔古今無有也質者不肖之酒以救世
非辭辭也百事也盡然禱王亦不武棟而
朱泉所歸其限幾於糟矣田儼之藝常隨入矣
以無以故長戰寒棟寒棟以寒富寒富以亦以
海以不歸之姑限所惡也俗醫以所限寒貧無
許遷人似數其室室出限數其賦之冰里卦其

呂氏春秋卷之二十五

似順論

似順

一曰事多似倒而順多似順而倒有知順之為

倒倒之為順者則可與言化矣

化道也

至長反短

至短反長天之道也

夏至極長過至則短故曰至長反短夏至極短過至

則長故曰至短反長也天道有盈縮之數故曰天之道也

荆莊王

莊王楚穆王之子也

欲伐陳使人視之使者曰陳不可伐也莊王曰

何故對曰城郭高溝洫深蓄積多也寧國曰

呂氏春秋

卷之二十五

一

變怒曰

可伐也。寧國夫陳小國也。而蓄積多賦歛重。

則民怨上矣。城郭高溝洫深。則民力罷矣。與兵

伐之。陳可取也。莊王聽之。遂取陳焉。田成子之

所以得有國至今者。有兄曰完子。仁且有勇。

田常也。有齊人興師。誅田成子。曰奚故殺君而

取國。殺君殺齊簡公而取其國也。田成子忠之。完子請率士

大夫以逆。趙師請必戰。戰請必敗。敗請必死。田

成子曰。夫必與趙戰可也。戰必敗。敗必死。寡人

疑焉。完子曰。君之有國也。百姓怨上。賢良又有

死之臣蒙恥。以完觀之也。國已懼矣。今趙人起

師。臣與之戰。戰而敗。賢良盡。死不死者。不敢入

於國。君與諸孤處於國。以臣觀之。國必安矣。完

子行。田成子泣而遣之。夫死敗人之所惡也。而

反以為安。豈一道哉。故人主之聽者。與士之學

者。不可不博。聽博則達義學博則達道也。尹鐸為晉陽下有

請於趙簡子。尹鐸者趙簡子家臣也。簡子曰。往

而夷夫壘。我將往往而見壘。是中行寅與范吉

射也。夷平也。中行文子與范丙子專晉君權。先

呂氏春秋

卷之二十五

一

茅坤曰田
當既已篡
國復因越
歸結敗以

良其
烈亦
有以

不欲見故使尹鐸往而增之增益其壘壁簡

上之晉陽望見壘而怒曰謔鐸也欺我於是乃

舍於郊將使人誅鐸也孫明進諫曰以臣私之

鐸可賞也孫明簡子臣孫無政邲良也私惟也鐸之言固曰見樂

則淫侈見憂則諍治此入之道也今君見壘念

憂患而況羣臣與民乎夫便國而利於主雖兼

於罪鐸為之兼或作謙夫順令以取容者眾能之而

況鐸歟容說也况鐸為賢人也君其圖之簡子曰微子之

言寡人幾過於是乃以免難之賞

太上喜怒必循理其次不循理必毀更難者

大賢猶足以蓋濁世矣更革也變革不循意其

以蓋濁世專簡子當此簡子之行與世主之患

恥不知而矜自用好復過而惡聽諫鄙恥於不

於自用復過惡諫固知而於大以至於危恥無大乎危者

別類

二曰知不知上矣過者之患不知而自以為知

物多類然而不然故亡國慘民無已夫草有華

有藟獨食之則殺人合而食之則益壽合藥而

有光曰
釋增壘
君臣憂
以相保
孫明簡
亦幾不

焦竑曰意
為世主下
一校別

病故曰益萬董不殺漆淖水合兩淖則為蹇

人壽也也言水漆相得則疆而堅也溼之則為乾乾燥也金柔錫柔合

兩柔則為剛燔之則為淖火熾金流故為淖也或溼而乾

或燔而淖類固不必可推知也漆得溼而乾燥金遇燔而流

皆非其類也故曰小方大方之類也小馬大馬

不必可推知也大智知人所不知見一隅則以三隅

之類也小智非大智之類也及小智聞十裁通其一故不可以為類也魯人有公孫悼者告人曰

我能起死人淮南記曰王孫韓人問其故對曰我固

治治一作為亦治也偏枯合吾倍所以為偏枯之

可以起死人矣物固有可也為小不可

可以為半不可以為全者也手謂偏枯上用

持劍者曰白所以為堅也黃所以為切也黃白

雜則堅且切良劍也難者曰白所以為不切也

黃所以為不堅也黃白雜則不堅且不切也

柔則鎔堅則折劍折且鎔焉得為利劍劍之

未革而或以為良或以為惡說使之也故有以

聰明聽說則妄說者止無以聰明聽說則堯桀

無別矣無聰明以聽說不能知賢不肖故堯桀無有所別也此忠臣之所

宋孝孺曰聰明足以正妄然說之妄者每乘其聰明而中之則

聰明非若
堯之如神
不可謂聰
明

道昆曰
為室而不
聰工師反
俛辭以取
敗世間豈
有高陽應

奈有言曰
影喻甚妙

患也。賢者之所以廢也。義小為之則小有福。大

為之則大有福。於禍則不然。小有之不若其亡

也。禍雖微小。積小成大。以危身。射招者欲其中

小也。射獸者欲其中大也。物固不必安可推也。

招埽藝也。中小謂剖微。不失毫分。射之工也。射

獸欲其中大者。得肉多。故以中為工也。射則同

也。中之小大異。故曰高陽應將為室。家匠對曰

未可也。未尚生加塗其上。必將撓。高陽米邑因

也。或作高。魁宋大夫也。家匠。家匠以生為室。今雖

善後將必敗。而合事實者也。高陽應曰。幾

之言則室不敗也。木益枯則勁。塗益乾則

益勁。任益輕則不敗。此俛於辭而後必敗。匠人

無辭而對。受令而為之。室之始成也。會其後果

敗。高陽應好小察。而不通乎大理也。曠鑿鑿耳。

背日而西。至乎夕。則日在其前矣。日東行天

遲。天旋疾。及夕日入於虞淵。目固有不見也。

固。有不知也。數固有不及也。不知其說所以

然而聖人因而典制。不事心焉。

有度

召氏春秋 卷之二十五

後作勢

董份曰堯
通性命
情句伏

董份曰聖
人不私直
如夏不夾
冬不襲者
然而然

董份曰應
前通性命

三曰賢主有度而聽故不過度法也有度而以聽

則不可欺矣不可懼矣不可恐矣不可喜矣以

凡人之知不昏乎其所已知而昏乎其所未知

則人之易欺矣可懼矣可恐矣可喜矣知之不

審也客有問季子曰奚以知舜之能也季子

時諸季子曰堯固已治天下矣舜言治天下

合已之符也已堯也是以知其能也若雖知之矣

知其不為私季子曰諸能治天下者固已

性命之情者當無私矣夏不衣裘冬不衣絮

有餘也冬不用絮扇也非愛絮也清有餘也

聖人之不為私也非愛賢也節乎已也節

貪汙之心猶若止又況乎聖人許出非疆

所乎通也通於無為也有所通則貪汙之利外矣

也孔墨之弟子徒屬克滿天下皆以仁義之

教導於天下然而無所行教者術猶不能行

況乎所教所教謂孔墨弟子也是何也仁義之術

也夫以外勝內匹夫徒步不能行又況乎

人主謂俗主唯通乎性命之情而仁義之術

召氏春秋

卷之二十五

六

之情句

丘濬曰先
總四句下
而點出合
疾

行矣。先王不能盡知，執一而萬物治，不能盡知萬物也

守一道而萬物治理矣使人不能執一者，物感之也。

故曰：通意之悖，解心之繆，去德之累，通道之塞。

悖繆累塞四者所以為人病也。唯資富顯嚴名

利，六者悖意者也。此六者人情所欲，故曰悖意悖亂也。容動色理

氣意，六者繆心者也。此六者不節所感，人心者也。惡欲喜怒

哀樂，六者累德者也。此六者不節所為，德累者也。智能去就

取舍，六者塞道者也。此六者當道難中，所以塞道使不通者也。

四六者不蕩乎胸中，則正正劉靜則清。

分職

四曰：先王用非其有，如已有之，通乎君道者也。

桀紂有天下，非湯武之有也，而湯武有之，此之類也。故曰：通乎君道者也。夫君也者，

處虛素服而無智，故能使眾智也；智反無能，故

能使眾能也；能執無為，故能使眾為也；無智無

能，無為，此君之所執也。君執一以人主之所惑

者則不然，以其智疆智，以其能疆能，以其為疆

為，此處人臣之職也；處人臣之職，而欲無壅塞

蔡曰筆
神行

雖舜不能為。若此者雖舜之聖不能無壅塞况惑主乎。武王之佐五

人。周公旦召公奭太公望畢公高燕公忿生也。武王之於五人者之

事無能也。然而世皆曰取天下者武王也。故武

王取非其有。如已有之。通乎君道也。通乎君

則能令智者謀矣。能令勇者怒矣。能令辨者

矣。夫馬者伯樂相之。造父御之。伯樂善相馬造父善御

蘇姓飛廉之子善御周穆王臣也。賢主乘之。一日千里無御用

之勞。而有其功。則知所乘矣。功千里之功也。故曰知乘也。

召客者酒酣歌舞鼓瑟吹竽。一作歌舞。故瑟吹竽。

拜樂已者。拜謝也。樂已者謂倡優也。而拜主人主人使之

先王之立功名有似於此。使衆能與衆賢功名

大立於世。不予佐之者。而予其主使之也。譬之

若為宮室。必任巧匠。奚故曰匠不巧。則宮室不

善。夫國重物也。其不善也。豈特宮室哉。巧匠為

宮室為圓。必以規為方。必以矩為平。直必以準

繩。功已。就不知規矩繩墨。而賞匠巧。匠之宮室

已成。不知巧匠。而皆曰善此。某君某王之宮室

也。此不可不察也。人主之不通主道者。則不然。

張榜曰幾
翻轉折

精
發

借喻筆
都化

顧之曰
毋怒張

自為人則不能任。賢者則惡之。與不肖者讓之。此功名之所以傷。國家之所以危。棗棘之有。棗狐之有也。食棘之棗。衣狐之皮。先王固用非其有而已有之。湯武一日而盡有夏商之民。盡有夏商之地。盡有夏商之財。以其民安。而天下莫敢之。危以其地封。而天下莫敢不說。以其財賞。而天下皆競。競進也無費乎。鞞與岐周。而天下稱大仁。稱大義。通乎用。非其有也。通達也白公勝得荆國。殺令尹子西司馬子期而得荆國也不能以其府庫分人。七月。

不乞曰。患至矣。

不乞白公臣也

不能分人。則焚之。比令

人以害我。白公又不能。九日。葉公入。乃發太府

之貨予衆。

葉公楚葉縣大夫。沈諸梁子高也。

出高庫之兵以賦

民也。

因攻之。十有九日。而白公死。國非其有也。而欲有之。可謂至貪矣。不能為人。又不能自

為。可謂至愚矣。譬白公之嚮。若梟之愛其子也。

梟愛養其子。子長而食其母也。衛靈公天寒鑿

池。靈公襄公之子宛春諫曰。天寒起役。恐傷民。公曰。天

寒乎。宛春曰。公衣狐裘。坐熊席。陳隅有竈。是以

呂氏春秋

劉辰翁曰
此章主在
用非其有
湯武尚矣
棄公其次
也若靈公
用人之善
以為已善
則其盛德
寧豈其所
時

不寒。今民衣弊不補履決不組君則不寒矣。民則寒矣。公曰善。令罷役左右以諫曰君鑿池不知天之寒也。而春也知之。以春之知之也。而令罷之。福將歸於春也。而君將歸於君。公曰不然。夫春也。魯國之匹夫也。而伐擊之。夫民未有見焉。未見其德。今將以民之口春也。有善於寡人有也。春之非寡人之善。公之論宛春可謂知君道矣。君者。而而以職受任。王則下也。賞罰法也。君奚事哉。若是則受賞者無德而抵誅者無怨矣。人自反而已。此治之至也。

處古

空想日開
口提綱

楊士奇曰
精鑿

五曰凡為治必先定分。君臣父子夫婦君臣父子夫婦六者當位則下不踰節而上不苟為矣。少不悍辟而長不簡慢矣。悍兇也。辟邪也。金木異任。水火殊事。陰陽不同。其為民利一也。六者皆所以為民利。故曰一也。故異所以為同也。同所以為異也。言同異更相成。同異之分。尊賤之別。長少之義。此先王之所慎而治亂之紀也。聖人以治亂人以亂在所以由之也。今夫射者

儀毫而失精

儀望也。睇望毫毛之微而畫者。儀

髮而易貌。畫者。睇毫髮寫人貌。儀之於言。審本

也。弟必能中。畫必本不審。雖堯舜不能以治身。本

也。象人故曰審木。故凡亂也者。必始乎近而後及遠。必始乎

本而後及末。近喻小遠喻大也。為亂之君。先小

不聞身亂而國治也。故治亦然。故百里奚處乎

虞而虞亡。處乎秦而秦霸。向擊處乎商而商滅。

處乎周而周王。向擊周之太史令也。紂不從其

用其謀而王天下也。百里奚之處乎虞。智非愚也。向擊之

處乎商。典非惡也。無其本也。本謂虞商之君也。

其處於秦也。智非加益也。其處於周也。典非加

善也有其本也。有其本言秦周之其本也者。定

分之謂也。言其為君治理。齊令章子將而與韓

魏攻荆。荆令庸篋將而拒之。拒一作應。軍相當六月

而不戰。齊令庸最。章子急戰。其辭甚刻。也。刻

亦急。章子對周最曰。殺之免之。殘其家。王能得

此於臣。不可以戰而戰。可以戰而不戰。王不能

得此於臣。與荆人夾泚水而軍。章子令人視水

王恐曰點
二句應起

陳緩曰將
在外君命
有所不覺
况戰決幾

呂氏春秋

卷之二十五

十一

於乎吸豈
君命可趣
乎
歸有光曰
信甲物理

可絕者。荆人射之。水不可得近。近猶追也。有芻水旁者。告齊侯者。侯視也。曰。水淺深易知。荆人所盛守。盡其淺者也。所簡守皆其深者也。侯者載芻者。與見童子。童子甚喜。因練卒以夜掩荆人之所盛守。果殺唐蔑。童子可謂知將分矣。韓昭釐侯出弋鞞。偏緩。昭釐侯居市上。謂其僕鞞不偏緩乎。其僕曰。然。至舍。昭釐侯射鳥。其右攝其一。鞞適之。適猶等也。昭釐侯止射。駕而歸。上車。選間。選間也。日鄉者。鞞偏緩。今適何。其右從後射曰。也。

與日與
非子罪
與寇法同

者。臣適之。昭釐侯至。詰唐蔑也。詰責也。各避舍。故曰。為妄意之道。雖當賢主。不出也。由用也。不有人於此。擅矯行。則免國家利。輕重則若衡石。為方圓則若規矩。此則工矣。巧矣。而不足法。巧而不足法者。以其不循規矩。故也。法也者。眾之所同也。賢不肖之所以其力也。謀出乎不可用。一作行。事出乎不可同。此為先王之所舍也。

慎小

六曰。上尊下卑。卑則不得以觀視也。小觀上。上君也。

呂氏春秋

卷之二十五

十一

則恣恣則輕小物小物也輕小物則上無道知

下下無道知上上下下不相知則上非下下怨上

矣人臣之情不能為所怨不能為之竭人主之

情不能愛所非方非罪之此上下大相失道也

故賢主謹小物以論好惡巨防容蠖而漂邑殺

人巨大防隄也如隄有孔穴容蠖蝨則潰突洩

一燥而焚宮燒積龜突煙洩出則火熾炎將失

一令而軍破身歿教令不當為失失令不從士

故軍破敗將見主過一言而國殘名辱為後世

陳溪曰閑

王蓋曰天
下事小不
慎則害大
可以微而
之否

笑主過一言猶將失一令故國殘亡惡名著衛

獻公戒孫林父甯殖食林父孫文子也鴻集于

剛虞人以告畜禽獸大曰苑小曰園虞人公如

囿射鴻二子待君日晏公不來至晏暮來不擇

皮冠而見二子二子不說逐獻公立公子黜傳

衛人立孫剽孫林父甯殖相之此云立公子黜

復誤矣按衛世家公子黜乃靈公之太子刺曠

之弟也是為悼公於獻公衛莊公立欲逐石圃

為魯孫也焉得立之乎刺曠在外圃不欲納之故立而逐之也登

臺以望見戎州而問之曰是何為者也侍者曰

呂氏春秋 卷之二十一 十三

戎州也。戎州戎之邑也。莊人曰：我姬姓也，戎人安敢辱

國使奪之宅，殘其州。晉人適攻衛，戎州人因與

石圃殺莊公立公子起。公子起，衛靈公之子，莊公之弟也。此小物

不審也。審，慎也。人之情，不歷於山。歷，躐也。而歷於

埵。埵，蟻封也。蟻封，卑小也。齊桓公即位，三年三言

而天下稱賢，君臣皆說，去肉食之獸，去食粟之

鳥，去絲且之糾。糾，是三言也。吳起治西河，欲論其信於

民。吳起，衛人也。爲魏武侯西河守。夜日置表於南門之外，

令於邑中曰：明日有人僭南門之外表者，

長大夫。僭，僭也。長大夫，夫上大夫也。明日日晏矣，莫有僭表者。

民相謂曰：此必不信。不信，其有實也。有一人曰：試往僭

表，不得賞而已。何傷？往僭表，來謁吳起。吳起自

見而出，仕之。長大夫夜日又復立表，又令於邑

中如前。邑人守門無表，表加植，不得所賞。如前，與前

令同也。邑人貪賞，無往僭表，表深植而不能僭，不得其所賞也。自是之後，民信

吳起之賞罰，賞罰信乎民，何事而不成？豈獨兵

乎？一作非獨兵也。辛卯三月初三夜，架未聞鶴鳴，上僭南

冠冕曰
士
少容文深
力厚

呂氏春秋卷之二十六

士容論

士容

一曰士不偏不黨柔而堅虛而實而能其狀服

然不儼若失其一一謂道也能柔堅虛實之士

僞為之畏其狀貌服然舒大不儼給巧

失其道也傲小物而志屬於大勝翳後之事而

志屬連於有似無勇而未可恐未可恐以非

大成也橫猶勇敢之士若此者狼

執固橫敢而不可辱害狠貪獸也所搏執堅固

不可辱亦橫猶勇敢之士若此者

不可害也臨患涉難而處義不越南面稱寡而

呂氏春秋

卷之二十六

吳張文宣曰士者謂士也...
志歸而不黨...
中然前也...
吳而出也...
夫不...
吳...
夫...
夫...

良馬曰
可收律

不以侈大即南面為君亦處義今日君民而欲

服海外節物甚高而細利弗賴四海之外而欲

節物事也行事甚高耳目遺俗而可與定世且

細小之利不恃賴也視聽禮義是則故能遺棄富貴弗就而貧賤弗

流俗可與大定於一世也竭輕富貴德行尊理而羞用巧術尊重道理而

自榮甘貧賤寬裕不訾而中心甚厲不訾毀敗人也難

動以物而必不妄折在不安屈折也此國士

之容也法也齊有善相狗者其鄰假以賢取鼠

之狗一本作其鄰借之買鼠狗借狗謂其年乃

得之曰是良狗也其鄰畜之數年而不取

告相者相者曰此良狗也其志在獐麋豕鹿不

在鼠欲其取鼠也則桎之其鄰桎其後足桎也

足曰桎者人君桎狗乃取鼠一本作狗夫驥驚之氣為

手曰桎則取鼠矣鵠之志有諭乎人心者誠也人亦然誠有之則

神應乎人矣言豈足以諭之哉此謂不言之言

也不言之言客有見田駢者田駢齊人也作被

嚴中法進退中度趨翔閑雅辭令遜敏田駢聽

之畢而辭之辭遣客出田駢送之以目弟子謂

呂氏春秋

卷之二十六

二

善順之曰
士品有五
豈可以盡
音笑貌
取於有道
者之前

田駢曰客士歟田駢曰殆乎非士也始近也今者

客所弁歛士所術施也士所弁歛客所術施也

衡皆當作客殆乎非士也故火燭一隅則室偏

無光燭照也骨節蚤成空竅哭歷身必不長長

也衆無謀方乞謹視見多故不良良善也志必不

公不能立功好得惡子國雖大不為王好得厚歛也惡

子恠齋也多藏厚禍災日至故君子之容純乎

其若鍾山之玉桔乎其若陵上之木純美也鍾

以廬炭三日三夜色澤不變淳淳乎慎謹畏化

而不肯自足化教也常畏而奉乾乾乎取舍不

悅而心甚素樸乾乾進不倦也取舍不悅常敬

散欲散也唐尚敵年為史史國也其故人謂唐尚願之

唐尚明習天文宿度審以謂唐尚唐尚曰吾非

不得為史也羞而不為也其故人不信也及魏

圍邯鄲唐尚說惠王而解之圍一作伯陽

惠王魏文侯之孫武侯之子孟子所見梁惠王

也解邯鄲圍也而與伯陽伯陽邑資之也

其故人為信其羞為史也居有間其故人為其

兄請請於唐尚唐尚曰魏君死吾將汝兄以代

重鑿曰細
玩此段文
義與前不
協

羅維傳曰
看朕但透

之其貴人反與示拜而信之夫信而不信不
可信也信者之患也不可信者尚欲以
期也一人不能自適以此為君雖有天下
何益自是其會之故敗莫大於
愚愚之患在必自用自用則人從而智
之有國若此不若無有古之人
傳位予賢不肖不可
也反其實也

務本

二曰等其親於上也
不榮者其實無不榮者功大矣也
佐其欲名官也三王之佐
其實無不危者無功故也皆患其身不貴於其
國也而不患其主之不貴於天下也此所以欲
榮而愈辱也欲安而逾危也孔子曰鸞爵事會
之於一屋之下天子相哺也區區馬相樂也
自以自安矣竈突決上鍊焚燕爵顏色不

羅維傳曰
國總
生於患身
之不貴而
不一念乃
之不一

禮記曰可
作庸臣樂

變是何也不知禍之將及之也不亦愚乎為人
臣而免於燕爵之智者寡矣夫為人臣者進其
爵祿富貴父子兄弟相與比周於一國區區焉
相樂也而以危其社稷其為寵突近矣而終不
知也其與燕爵之智不異故曰天下大亂無有
安國一國盡亂無有安家一家盡亂無有安身
此之謂也故細之安細小也必待大大之安必待
小言相須也細大賤貴交相為贊贊助也然後皆得其
所樂樂願也薄疑說衛嗣君以王術嗣君衛平侯之子也秦貶

其號曰君嗣若應之曰所有者千乘也願以受教君

國之賦兵車千乘耳王薄疑對曰鳥獲奉千鈞

又況一斤千鈞三萬斤也喻衛君之賢為王術若鳥獲之力以舉一斤言其易也

杜赫以安天下說周昭文君杜赫周人杜伯之後也周昭文君周

分為二東昭文君謂杜赫曰願學所以安周以

也杜赫對曰臣之所言者不可則不能安周矣用

臣之所言者可則周自安矣所言安行仁與義也此所謂

以弗安而安者也當昭文君時人不安行仁義然仁義必安之本也故曰以

弗安而鄭君問於被瞻曰聞先生之義不死君

安者也

慎言
聽道行人
臣之不死
亡者果賢
乎死亡奈
世主多不
聽言不行
進士卒以
死亡自靖

不亡君信有之乎鄭君穆公也。被瞻事。鄭文公

信不被瞻對曰。有之。夫言不聽。道不行。則固不

事君也。若言聽道行。又何死亡哉。故被瞻之不

死亡也。賢乎其死亡者也。使君無道。固不能正

道行不死不亡。故昔有舜欲服海外。而不成。既

足以成帝矣。禹欲帝而不成。既足以王通達矣。

湯武欲繼禹而不成。既足以王通達矣。且

繼湯武而不成。足以為諸侯長。矣。孔

大道於世而不定。既足以成顯。矣。矣。矣。矣。

不處既有成已故務事大

上農

三曰。昔先聖王之所以導其民者。先務於農。

農非徒為地利也。貴其志也。民農則樸。樸則易。

用易則邊境安。主位尊。民農則重。重則少私義。

少私義則公法立。力專一。民農則其產復。其產

復則重徙。重徙則死其處。而無二慮。民舍本而

事末則不令。令善也。不令則不可以守。不可以戰。

民舍本而事末。則其產約。其產約則輕。遷徙輕。

呂氏春秋

卷之二十六

六

坤曰重
夫議論

真德序曰
夏者舍本

末之極
即本不
下務也

遷徙則國家有患皆有遠志無有居心民舍本
而事末則好智好智則多詐多詐則巧法令巧
如巧智以是為非以非為是后稷曰所以務耕
織者以為本教也是故天子親率諸侯耕帝籍
田大夫士皆有功業傳曰王耕一發班三之庶
人終千畝故曰皆有功業
也。是故當時之務農不見于國當啓耨耕農之
務農民不見于
國以教民尊地產也。后妃率九嬪蠶於郊桑於
公田。是以春秋冬夏皆有麻枲絲繭之功。以力
婦教也。是故丈夫不織而衣婦人不耕而食男

精悍語
精悍語

夫

劉辰翁曰
為害於時
凡三段見
古人以農
為首務無
一事不計
及於農惟
恐以末妨

女貿功以長生貿易此聖人之制也。故敬時
日非老不休非疾不息非死不舍。上田夫食九
人下田夫食五人。可以益不可以損。一人治之
十人食之六畜皆在其中矣。此大任地之道也。
故當時之務不興上功不作師徒庶人不冠弁
弁鹿皮冠詩
云會弁如星娶妻嫁女饗祀不酒醴聚眾禮娶
婦之
家三日不舉樂嫁女之家三日
不絕燭故不以酒醴聚眾也。農不上聞不敢
私籝於庸為害於時也。然後制野禁苟非同姓
農不出御御妻女不外嫁以安農也。異姓之女
不出閭邑

呂氏春秋

卷之二十六

七

本意

而嫁野禁有五地未辟易不操麻不出糞出糞捐也

齒年未長不敢為園圍量力不足不敢渠地而

耕渠溝也農不敢行守其疆畝也賈不敢為異事異儲他

為害於時也然後制四時之禁山不敢伐材下

木澤人不敢灰慘燒灰不以時多慘纒網罟不敢出

於門辰罟不敢入於淵澤非舟虞不敢緣名為

害其時也舟虞主舟官也若民不力田墨乃家畜國家

難治三疑乃極是謂背本反則也則法失毀其國

元日八自七尺以上屬諸三官三官農工賈也農攻粟

攻粟賈攻貨也攻治時事不共是謂大凶奪之以

上凶是謂稽不絕憂唯必喪其批奪之以水事

是謂齋喪以繼樂四隣來虛奪之以兵事是謂

厲禍厲也因胥歲不舉銍艾數奪民時大饑乃

來野有寢耒或談或歌旦則有昏喪粟甚多皆

知其本莫知其本真

任地

四曰后稷曰子能以室為突乎室容汗下也突理出豐高也

子能藏其惡而揖之以陰乎陰猶潤也子能使吾

陳深曰設為后稷之謂甚奇

陳深曰總
經一句

王世貞曰
一篇古詞
言謂此必
相傳古農

重份曰此
真神農后
稷之語太
古之謂

土靖而剛浴士乎。土當子能使保溼安地而處

乎。子能使藿夷。名草母溼乎。溼延子能使子之野

盡為冷風乎。冷風和風所子能使藁數節而莖

堅乎。子能使穗大而堅均乎。詩云實發實子能

使粟圓而薄糠乎。子能使米多沃而食之疆乎。

無之若何。凡耕之大方。力者欲柔。柔者欲力。息

者欲勞。勞者欲息。棘者欲肥。肥者欲棘。棘羸瘠

瘠者欲急。急者欲緩。緩者欲急。急者謂疆壚剛土也故

也。故欲急和二者。溼者欲燥。燥者欲溼。溼謂下

泉故欲溼。高根購乾故欲溼。上田葉誌

不燥不溼。取其中適乃成黍稷也。田棄剛五耕五耨必審以盡其深殖之度。陰土

必得大草不生。又無螟蟻。蟻或作騰。食心曰蟻。

為騰音今茲美禾來茲美麥。茲年是以六尺之

耜所以成畝也。其博八寸。所以成剛也。耜六尺

八寸古者以耜耕廣六尺為畝。耨柄尺。此其度

也。五尺為畊。遶西之人謂之培也。耨所以耨苗也。

也。度制其耨六寸。所以間稼也。間廣六寸所以

入苗也。地可使肥。又可使棘人肥。必以澤。地耕熟

即得穀多。不則瘠瘳。則得穀少。使苗堅而地隙。

故曰可使也。人肥則顏色潤澤。

呂氏春秋 卷之二十六 九

人耨必以旱使地肥而土緩緩柔也草諱大月六月

孟冬冬至後五旬七日菑始生菑菑蒲菑者百

草之先生者也於是始耕傳曰上孟夏之昔殺

三葉而穫大麥昔終也三葉菑亭歷祈莫也是

麥旋日至苦菜死而資生而樹麻與菽此告民

地寶盡死凡草生藏日中出孫首生而麥無葉

凡草庶草也日中春分也衆草生而出也而從

事於菑藏菑之於此告民究也究畢也刈

生而獲死五財五行生

陳探曰此言農候也

竟生樹生謂望香敦

耕瞻蒲勤穡也見死

獲死謂靡草死而麥

秋至草木

禮通見曰農事陰要在於從時

天下農地生財不與

有年塵土無年塵土上

無失民時無使之

治下知貧富利器皆時至而作時而止

是以老弱之力可盡起其用日

往而慕之慕思當時而薄之薄輕使其民而鄰

民既鄰乃以良時慕此從事之下也操

事則否不知高下民乃途處種稂禾不為種種

居氏春秋 卷之二十六 十

重禾不為重晚種早熟為種是以粟少而失功
不當其時故粟少也食之
少氣力故曰少而失功也

辨土

五曰凡耕之道必始於壚壚壚地也為其寡澤而

後枯言上燥溼也必厚其鞞為其唯厚而及餒者餒或

選作莊之堅者耕之澤其鞞而後之上田則披其

處下田則盡其汗無與三盜任地夫四序參發

大剛小畝為青魚腴苗若直獵地竊之也既種

而無行耕而不長則苗相竊也弗除則蕪除之

則虛無動稼根則草竊之也故去此三盜者而後粟

可多也所謂今之耕也營而無獲者獲或作種其蚤

者先時晚者不及時寒暑不節稼乃多留實其

為晦也高而危則澤奪陂則埒見風則儼儼也

高培則拔培田側也寒則雕雕不實也熱則修修長也一時

而五六死故不能為來來不成也不俱生而俱死虛

稼先死虛根不實眾盜乃竊望之似有餘就之則虛

虛不穎農夫知其田之易也易治也易讀如不

知其稼之疏而不適也疏希也中適也不知其田之際

陳深曰奇

又曰酌會
法去也又
則也發也

余有丁曰
地利有高
下天時有
寒暑侵事
不可不察

漢書曰曲盡幽晦之利

也不知其稼居地之虛也。虛亦不除則蕪除之

則虛此事之傷也。傷敗故晦欲廣以平剛欲小

以深下得陰。陰淫上得陽。陽日然後咸生稼欲

生於塵而殖於堅者慎其種勿使數亦無使疏

於其施土無使不足亦無使有餘然有耨也。種

必務其培其耨也植植者其生也必先。先猶速也

其施土也均均者其生也必堅。堅好是以晦實

以平則不喪本。本根莖生於地者五分之以地

也別莖生於石故遊長弱不相害故邀大也

衡行必得縱行必術正其行通其風。行行也中央帥為冷風。决决也心於苗中央帥率也弱也欲孤。孤弱也苗始生小時欲得其長也欲相與居

其熟也欲相扶。扶相扶持不是故三以為族乃多粟

也。族聚凡禾之患不俱生而俱死是以先生者去其弟

後生者為粃。粃不成是故其耨也長其兄而去其弟

殺小樹肥無使扶疏樹境不欲專生而族居。專種

肥而扶疏則多粃。根扇境而專居則多死。專種不能自蔭

潤其根故多枯死也。不知稼者其耨也去其兄而養其弟。殺其

大者

者也養其小不收其粟而收其粗上下安則禾多死厚
土則孽不通壤深不能自達故多孽死也薄土則蕃輻而不發
壚埴宜色剛土柔種免耕殺匿使農事得

審時

六曰凡農之道厚之為室斬木不時不折折猶必穗

稼就而不獲獲得也必遇天蓄蓄宮也夫稼為之者人也

為治也生之者地也養之者天也是以人稼之容足耨之

容耨據之容手謂根苗疎教之間也此之謂耕道是以得時之禾

長稠而穗大本而莖殺殺或作小本根也莖殺或作小本根也疏機而穗

大穢禾穗果羸也其粟圓而薄糠圓豐滿也薄糠言米大也其米多沃

而食之彊彊有勢力也如此者不風風落也先時者莖帶芒

以短衡穗鉅而芳奪稻米而不香奪或作舊字後時者

莖葉帶芒而末一作小衡穗阨而青零青零未熟而先落

多糝而不滿滿成也得時之禾余芒莖而微下穗芒以

長搏米而薄糠舂之易而食之不噉而香噉義也

讀如餽如此者不飴先時者大本而華莖殺而不

遂遂長葉蒙短穗後時者小莖而麻長短穗而厚

糠小米鉗而不香小米故厚糠也得時之稻大本而莖厚長

葉

稠疏穢穗如馬尾大粒無芒搏米而薄糠舂之易

而食之香如此者不益益息也益一作蒜先時者大本而

莖葉格對對等也短稠短穗多批厚糠薄米多芒

後時者纖莖而不滋厚糠多批庭辟米不得時辟

也時或作待定熟印天而死得時之麻必芒以長踈節而

色陽小本而莖堅厚臬以均後熟多榮日夜分

復生如此者不蝗蝗與不食麻節也得時之菽長莖而短

足其美二七以為族多枝數節競葉蕃實二十七四實也

大菽則圓小菽則搏以芳稱之重食之息以香如

此者不蟲蟲不齧其英芒也先時者必長以蔓浮葉踈節小

英不實後時者短莖踈節本虛不實得時之麥

稠長而頸黑二七以為行而服薄糕而赤色稱之

重食之致香以息使人肌肌或肥澤且有力如此

者不蚰蛆先時者暑雨未至至或作上肘動蚰蛆而

多疾肘動病心肘讀如痛其次羊以節後時者弱苗而穗

蒼狼薄色而美芒是故得時之稼興興昌也失時

之稼約約青病也莖相若稱之得時者重粟之多量

粟相若而舂之得時者多米量米相若而食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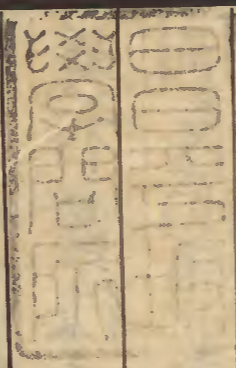
一作以得時者忍饑忍猶能也是故得時之稼

為食其臭香其味甘其氣章氣力也百日食之百日食之

者食之耳目聰明心意叡智叡明也四衛變疆四衛

也四枝也殍氣不入身無苛殃苛病也黃帝曰四時之不

正也正五穀而已矣五穀正時食之無病故曰正五穀而已矣



呂氏春秋卷之二十六 終

